

掌 砂 母

著 羽 白





白羽 著

技擊長
篇小說

毒

砂

掌
(第五集)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

毒砂掌(第五集)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者 白羽

發行人 張瑛

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技擊長篇小說

毒砂掌目次

- 第一章 當門一箭迴天療妬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替夫爲媒……………二〇
- 第三章 覆巢燕骨肉重相見……………四一
- 第四章 傷心人斂怨懺情……………六三
- 第五章 女俠登門求永好……………八一
- 第六章 花開並蒂蓮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
毒砂掌 (第五集)

白羽作

第一章 當門一箭迴天療妬

產婦柳葉青，正因為產後氣血虧，白晝睡得多，夜間便靈醒；而且乳嬰夜啼，做母親的自然睡得不沉。她剛剛的給乳嬰吃過奶，忽聽村犬夜吠，漸來漸近；忽又聽甚麼地方拍達一下，很像投石問路，她不覺欠身擁被坐起。忽又聽見家犬一叫便住，屋頂上簾簾墜塵。她霍然聳動，屋中本來點着燈，她趕緊一口吹滅。幸而身上穿着小衣，她悄悄摸黑下地，取腰巾束緊了腰。在地上一走，覺得骨軟筋酥，氣力單虛；她慌忙扯起被單，撕成兩片，兜襠繫緊；又抓了一塊布，把亂髮包好。來不及換鞋，就穿着睡鞋，摸索摸索，潛開箱櫃，找出那把什襲珍藏的青鏞寒光劍。

她又找，黑影中，東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要找暗器囊，竟沒有尋着。她分門聽出外面來了強人，她胸中結計着上房的婆母；既恐怕嚇着了婆母，又担心落瞞怨；「新娘子進家，招來了強盜？」偏偏丈夫楊華又沒在家，白鶴鄭捷又住在跨院裏。歹人不知來了多少，多半是來尋仇；她居然喘吁吁，有些失措。

但她立刻想到一個辦法，她應該往上房走，她應該把嬰孩交給婆母，然後自己出去仗劍殺賊。

她又怕看走了眼，弄個虛驚虛乍，婆母豈不要看不起自己和自己的父親？「真是女俠客，無緣無故，半夜鬧賊！」

事實上竟用不着她過慮，此時賊人已然降落平地，先後有兩個。她又不禁着急，遲了一步，不能攜女奔往上房。她隔窗外窺，看清賊踪：「哦，這邊一個，那邊一個！」她亟欲仗劍出外迎敵，又怕賊人分開來，戕害她的小孩，戕害她的婆母。

她不禁着急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床上的小孩哭起來了。她頓足道：「糟！」忙轉身奔床。……突然聽見院中有人大喊：「好賊，看箭！」同時破窗打進來一物，乃是白鶴鄭捷示警的一粒鐵蓮子，由上扇窗直打進來，擊碎了屋中陳設。

「哦，白鶴鄭捷驚動起來了，好了。」

柳葉青急急的又不管小孩，再隔窗外窺。兩個賊和鄭捷交了手。她暗怨鄭捷不該出來迎敵，應該潛伏，施放暗箭。柳葉青再不曉得，鄭捷未嘗不想潛攻，無奈形勢已非，有點辦不到；鄭捷竟被賊人搜尋出來，迫近動手了。

柳葉青一咬牙，就床頭抱起小孩，用襁褓一包，連頭臉都蒙上。左手挾兒，右手提劍，火速的開了屋門，走穿廊，奔上房。

走的正是時候，也正不是時候。兩個賊夾攻鄭捷，團團亂轉。鄭捷要呼警，又不敢呼，揮動兵刃，啞聲拚命；他還不知賊人來了究有多少，只知道不算少。柳葉青趁此夾縫，貼游廊伏腰，很快的撲到了正房門口，努力用肩一抗。磕擦一聲，門已離槽；賊人

口哨嘩嘩怪響，黑影中倏又撲來兩個賊，賀玉虎，羅永安，遲明倫，先後已有四個賊現身。人未到，暗器先發；暗器已發未到，人又揮刀撲來，奔柳葉青背後猛烈。

柳葉青剛撞開門縫，暗器掠風直達上盤，她就一閃身，僅僅躲過。情不由己，失聲驚叫：「娘，開門，接孩子！」下邊「賊來了！」三個字沒有喊出，隔門縫探出來兩隻手，將孩子一把抓，抱進去。却咕登一聲，孩子大號，人似跌倒。就在跌倒聲中，屋內依然喘吁吁低聲疾呼：「青姐姐快進來！」進却來不及了，又一陣銳風撲到，柳葉青驚慌萬狀。——當年的英風鬥志全無，當年的武功劍術僅在，——喘不成聲，百忙中耳聽八方，趕緊的一扭腰，翻手掄劍，往後刷地一掃。

這却是寶劍救命，力大招猛；噲的一聲嘯響，背後遞過來的敵人刀，驟被削折一截。柳葉青就手回身一送，抵面迎敵，這劍青熒熒閃出寒光，直刺敵人胸膛。賊人很了得，招很快，並不慌張；哼一聲，霍地退步，把半截刀往下一磕。又噲地一響，斷刀又斷了一截，命却保住。賊人倒跳出一兩丈，已然竄下正房台階。連呼：「風緊，青子扎手，快圍上！寒光劍在這裏，這就是柳葉青！」

柳葉青剛剛出了一口氣，可是第二賊又到。剛才折斷兵器的乃是遲明倫，第二賊乃是遲明友。遲明友有了防備，猿身繼上，避實就虛，和柳葉青動手。柳葉青無法退避，也不能退躲，就拒住正房台階，運用寒光劍，不使賊人往上搶。台階也有二三尺高，居高臨下，十分得勢。遲明友猛搶兩三次，刀法迅捷，疾如電火；若不是寒光劍，柳葉青

已然扼不住。就這樣，產後的柳葉青，已覺夜風砭骨，汗毛孔發扎，牙齒錯錯打戰，影響到心神，便覺氣餒勢細。

尤其糟的，乃是白鶴鄭捷，他以二十歲未成學的少年，在那邊驟敵賀玉虎，羅永安兩個劇盜，好比乳虎鬥雙狼。本來可以潛伏暗隅，發冷箭護宅，他竟被羅永安擠出來。賀玉虎的武功本已勝過白鶴，羅永安更是有名的辣手，好手；兩個人圍攻一個，白鶴鄭捷連逢險招。

當此時，楊宅鷄鳴，犬吠，孩子哭，亂成一團，可是四鄰一點也不知道。

羅賀二人攻打白鶴，遲明友攻打柳葉青。遲明倫失去了刀，退到院中；關心胞兄，拔出匕首來，用以防身，將暗器一件件打出來，遠攻柳葉青。却被賀玉虎聽到，看見，立刻退下來，把一雙鉤刀分出一柄，叫道：「接着！」拋給了遲明倫。遲明倫立刻接刀揮刀，上前幫助胞兄，夾鬥柳葉青。

柳葉青渾身打寒顫，頭上冒虛汗，想不到來了這些賊。起初存心還不敢驚動婆母，可是她無心中，早已喊出聲來，可是她現在還是打啞；她方寸大亂，亂了章法。寒光劍霍霍生風，竟不能再傷敵人的兵刃；敵人有了戒備，不跟她對刀。遲明倫鉤刀一到，兩個人攻打她；她奮力應戰，劍招足可應付，心氣竟頹敗到無以復加。她實在害怕，父親不在家，丈夫也不在家，賊來了許多，自覺立於必敗之地。這一定是仇家，乘隙而來，一定是看準了虛實，估量了力量，才肯捲土重來。賊人一定有恃無恐，她心生恐怖，影

響了奮擊無前氣概。她連忙喊：「鄭捷，鄭捷，快過來，護住這邊！」她平素動手，必挑戰罵賊，現在是新媳婦，有許多忌諱。然而忍不住，終於又喊：「好賊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我叫鄉團全殺死你們！……」

此時賊人已然看出本宅空虛，已然叫明來意：「柳葉青，快獻出寒光劍來，饒你性命！獅林觀的寶劍，你們不配！」「玉簫杆，鐵蓮子，拿首級來！」「李映霞快出來，賀玉虎找你來了！李映霞，還不快跟我走！」

賊人叫，柳葉青也忍不住喊：「快拿賊！大嫂子，快敲響器！楊升，楊保住，還不快出來，快請二爺，快快去叫鄉團拿賊！」連聲叱咤，寶劍不住手揮動；恨不得鄭捷立刻躍過來，兩人合力，較易禦敵。白鶴鄭捷被兩個強賊圍住，拚命往外挪；也恨不得撲到正房，與柳葉青背對背互相掩護，扼住上房門，便可耗時待援。

賊人不容他們得手，四個賊把他們圍在兩處。柳葉青自知難以持久，提一口氣，咬牙把劍路一領，急三招，連連猛攻，刷地一劍，遲明友驟然後退，惡罵了一聲，似乎負傷。但只停一停，重掩上來，似乎傷不重，很快的裹傷再上。借這一緩，柳葉青又狠命一衝，衝退了遲明倫，奮身而下，呼喊鄭捷快來。

白鶴鄭捷的動作，竟未能跟女俠呼應；賀玉虎，羅永安武功太強。鄭捷且鬥且留神，見柳葉青得手，便也猛力一衝，奮身撲湊過來。却不知這敵人太辣，故意給他一鬆。等到他挺劍開路，伏身往外猛掙；羅永安，賀玉虎雙雙的襲擊他的後背，一個跳起

來掄刀，一個揚起手來甩箭。鄭捷提神防備，才覺出後面銳風，便回手打出一暗器，喝道：「看彈！」掌中劍往外一掃。到底雙拳不敵四手，上了賊人的當。賊人遠攻近取一齊到。虧他身法快，躲開了一刀，仍沒躲開兩箭；噠的一下，一枝甩手箭釘在右腿上；正是勉強衝出了重圍，終不免負了重傷。羅永安刀風迅猛，狠狠再撲來。白鶴鄭捷志在奪路，不敢強架，夾縫裏奮力連躍，幸得搶上正房迴廊，又中了一石子；慌忙跳過迴欄，已到簷下，爲防身子撞到窗壁上，將身極力一橫，頓時搖搖欲倒。爲怕中箭的右腿碰着地，急將身一歪，於是一個收不住，整個的栽倒地上。恰跌在迴廊欄杆以內，在房窗根下；到底觸着傷處，甩手箭陷入腿膀很深。

二賊刷地追來，情勢危迫；柳葉青大驚，猛一聲叱：「呔！」女俠雖威陡然發動，奮不顧身，翻轉來如飛搶救；寒光閃閃吐寒光，刷地一下。賀玉虎的鈎刀恰正趕到，往下猛扎；噲的火星亂冒，劍刃磕刀鋒，刀被砍傷一大缺口。賀玉虎大駭，柳葉青就手一挑，劍往玉虎咽喉橫抹過去。賀玉虎百忙中，一個鐵板橋的功夫，讓開劍鋒，只一扭一躡，整個身子如箭般橫射出去。躲開了急襲，羣賊攢至；柳葉青那有工夫追擊，急忙旋身將劍一掠，賊人一齊驚喊：「留神寶劍，留神寶劍！」果然遲明友，遲明倫先後攻到。柳葉青急忙招架，這一劍到的正好，逼得二遲倏然凝身收刀。最厲害的羅永安却又遞上來一刀，猛刺女俠後背。柳葉青看出賊人丁字形，要把自己圍住。很快的防到這一步，猛還劍收招，轉照羅永安一削；羅永安霍地收刀。柳葉青又急急旋身，衝二遲一

撲，偷空要重新跳上台階，居高臨下，可以拒賊，可救鄭捷。賊人早分兩側迫搶台階，要截柳葉青的退路；受驚後的賀玉虎大罵着，第一個跳上來。

一搶一救，一退一兜，間不容髮。白鶴鄭捷倖脫性命，已然坐起；右腿濺血，疼不可忍，箭仍插在肉內，未遑往外拔。柳葉青教四個賊攢攻，十分危殆。白鶴鄭捷喊了一聲，想站起來助護師姑，已不能夠；一陣焦急劇痛，靠在明柱後，失聲怪叫：「你們快來救，柳師姑吃緊了！」

柳葉青果然心慌意亂，東擋西殺，身似旋風亂轉；儘有天大本領，也不能隻身抗拒四賊。儘恃寒光劍亂削敵刃，也明明無法退敵，賊人並不跟你碰刀。越纏戰，越危敗，勢將活活累死。白鶴鄭捷背倚明柱，一手持劍，厲聲急叫道：「快叫鄉團！師姑快上來，師叔還不快來！」盼望柳葉青搶上台階，還希望自己縱難舉步，猶可以雙雙負隅，緊堵正房門硬拚。殊不知這一叫，提醒了賊人，叫來了賊人。

擎天玉虎賀錦濤忽然跳出去，還以為他受了傷，退出門場；他却是恍惚聽見廂房有動靜，要往廂房搜尋李映霞。他念念不忘的，就是李映霞；他跳迴欄，奔廂房。柳葉青，鄭捷剛剛一鬆心，羅永安猛來一撲，掄刀狠劈柳葉青。遲明倫突然斜身強進，驟砍柳葉青；却將身子一轉，猝然斜撲，刀鋒一繞，照白鶴鄭捷疾剝。鄭捷貼柱急急一避，刀砍着明柱。柳葉青揮劍擋了羅永安一下，趕忙往旁一跨，轉劍來救鄭捷。遲明友跟踪又到，挺刃連削，夾擊柳葉青。一個湊手不及，柳葉青躲開遲明友，沒躲開二次揮刀的

羅永安；哎呀一聲，負傷墮到鄰捷這一邊。立刻搖搖欲倒，一隻手扶住窗台。於是羅永安大喜；賀玉虎又如飛從廂房奔出來；他踢門入西廂，沒有尋着心目中人，見狀大叫：「快搶正房！」

羅永安，賀玉虎雙雙上了台階。柳葉青大駭，急忙趕一步，喊道：「惡賊，看劍！」却是禁不住打一個踉蹌，羅永安立刻就勢揮刀下剝。賀玉虎也早趕過來，奮力奪門；噓的蹣了一腳。

突然正房門縫，格登的一聲響，發出一枝暗箭來。賀玉虎猝不及防，乘虛正往門口搶；全副精神旁注，已然側視柳葉青，提防她的寶劍。探頭剛窺門，聞聲急一閃：「哎呀」的怪叫，突然往後一退，肩頭上貼着脖頸，中了深深的一箭。

「有埋伏！」

這一聲喊晚了，格登的又一下，羅永安的刀，眼看斬到柳葉青的肩項上，相隔不及一尺。柳葉青一隻膝蓋跪在地上，拚命提劍往上一掠，叮噠一響，反把不得力，寒光寶劍脫手。羅永安反倒怪吼了一聲，轟地一栽，一隻暗箭直貫他的左腮，射掉一隻牙齒。柳葉青百忙中一挺身，跳起來搶劍，鄭捷忙掄劍斜砍羅永安，羅永安騰地跳出迴欄，跟踉撲到庭院。

遲明友，遲明倫又已雙雙乘危攻到，一齊來搶劍。不料格登的又一響，正房中女子嬌叱：「好賊，看箭！」一個人頭探出正房門縫，把手一比，二遲回頭急閃。柳葉青居

然借此一阻，火速拾起了寒光劍，而且也嬌叱一聲：「好賊，看劍！」刷的連發數劍，鏗地冒火星。遲明倫，遲明友霍然後退。

柳鄭兩個負傷的人，驟出意外，忽得暗箭急援，精神一振，連呼：「快發箭！」立刻緩開了手。鄭捷傷過重，下身不能動，咬牙提劍靠牆，在左邊扼住房門。柳葉青傷較輕，氣力不支，提劍靠牆，在右邊扼住房門。四個賊，三個負傷，大罵着不依不饒。這兩個仍來疾攻，那兩個趕緊裹傷；裹完傷，替換着仍來攻門，力不從心，攻勢頓緩。

攻勢儘緩，柳鄭兩人傷痛力疲，也自抵擋不住。於是越鬥越危，柳鄭很驚慌；賊人也驚慌，久不得手，誠恐來了救援。有心退走，又不甘心，巡風人並未示警。正在遊移，救援終於來到。

從縣城跨馬如飛地奔回來玉簷杆楊華。

從鄉團又傳集來二三十名壯丁，兩個武師率領，鳴鑼吶喊，趕來捉賊。

鄉團壯丁圍繞楊府上鼓噪，是楊宅健僕楊保住跳牆出去送信，把他們糾合來，未免一步來遲了。

玉簷杆楊華攜僕飛奔回家，潛伏村內的健僕楊升，忙迎上去報警。玉簷杆楊華大驚，氣急敗壞，翻身下馬，甩掉了長袍，却沒有兵刃，又沒有得意的彈弓。忙與鄉團打招呼，借了一把刀，又借了一把彈弓。

玉簷杆楊華，與二武師率領鄉團，一方面由正面衝入楊宅大門，一方面由跨院抄入

內宅。壯丁們有的攙梯上房，在房上大呼。玉旛杆楊華一股急怒，瘋鷹般的越牆而入，走壁飛簷，在房上一眼瞥見了羣賊聚攻正房；大罵惡賊，人未到，彈弓突發。

內外人聲鼎沸，聲勢大震，嘩噪如雷。

羣賊不禁擾動，還想刺殺柳葉青；擋不住玉旛杆的神彈，連珠彈如蝗如雹。賀玉虎大吼一聲，首先思退：「喂，風緊，扯活！」架住了羅永安，後退奪路。二遲兄弟也都負傷，互相掩護，也忙退竄。正門已然湧來壯丁，不知有多少；二遲忙叫：「往這邊出籠！」四個賊分兩股，火速的往前院街門撲；却是虛一幌，刷地翻身，改趨後院，如飛翻牆逃走。

玉旛杆楊華以一手連珠彈，又得二武師衆鄉勇之助，嚇退了賊人。玉旛桿顧不得追賊，跳到正房前一看，師姪浴血，愛妻喘不成聲。玉旛杆忙問：「怎麼樣？還有誰受傷？娘呢？」忽忽一問一答，幸無他故，只受虛驚。玉旛杆頓足發狠，提弓忙去捉賊。柳葉青喘吁吁連聲招呼，他已奔出。

却不料這彈弓不是他那彈弓，拉力太小；楊華奮力追賊，猛曳猛彈，竟刮地一聲響，被他曳斷了弓弦。賊已去遠，鄉團尙在鳴鑼挑燈追尋，二武師連喊：「楊二爺，快進宅看看去吧。」

玉旛杆楊華這才慌慌張張又往家中走。

這一番尋仇，在玉旛杆河南故鄉，謂之「打孽」。楊府上吃虧的是鐵蓮子已南下，

而玉簫杆沒在家。

然而賊人也吃着虧。他們吃虧的是乘虛而入，本操勝算；殊不料銀蝶陳源忽然心貪寶劍，得了一個膺鼎，半途棄伴而走。又把個巡風的費晉榮也引得起疑心，跟踪綴去。於是尋仇的賊，少了一個能手，更失去巡風的人，以致本宅外面來了強援，他們還不知道。

雖然如此，雙方受傷。白鶴鄭捷失血太多，柳葉青產後力竭；賊退之後，兩個人全都動彈不得。尤其是柳葉青，產後氣虧，不比少壯的男子；她一望見丈夫發彈奔來援救，心一鬆，便呻吟一聲，頽然栽倒，再不能起來。直等到楊華抵面相問，她強自支持，回答了幾句話，便一陣陣暈眩，越發壓不住氣，終於昏厥過去了，倒臥在迴廊之後。

玉簫杆楊華揮汗如雨，繞宅一巡，二番撲奔正房。正房門已開，面無人色的李映霞，提着一把匕首，袖着一筒袖箭，搖搖曳曳的出來，已跪到柳葉青面前，抱着她的頭叫喚。一見楊華，不禁淚下；忙叫：「楊姐夫快看青姐姐，她不好了！」

「可是重傷了？」

「不曉得，準許是，好幾個賊毀她。」李映霞這樣回答。

「不是重傷，是累壞了。」鄭捷在迴廊後，靠左邊倚柱坐着回答。又說道：「師叔，我失血太多，恐怕一隻腿不中用了，你叫人把我抬進屋罷。」

玉簫杆心神大亂，看一看愛妻，看一看李映霞，又看一看鄭捷。一蹶脚道：「我就搭。」先舉步進正房，看看老母。老母抱嬰孩，抖做一團，在耳房藏着。便放了心，忙加安慰；抽身出來，喚僕從，先把鄭捷抬到正房堂屋。然後又與李映霞，把昏迷不醒的柳葉青，抬到正房側寶床上。天色依然昏暗，點亮了燈，敷藥裹傷，趕緊救人。忽忽辦完了，才發見寡嫂和一個丫環，藏在東廂房箱籠後面，已然軟癱在地上，幸而未被人發見。西廂房柳葉青的住處，已被賊踢壞門扉，別處的門窗也有毀壞。幸而全宅沒有另外傷人，也沒丟失甚麼要緊的東西，只在庭院發見了許多灘血。

鄉團直亂到天亮，把賊趕沒了影，一個賊也沒有追上。

玉簫杆楊華忙到鄉團道謝，既無人命，便以紳士的地位，把這場事按壓下去。河南地方本來流行着仇殺打孽的風氣，鄉民們也就恬不為怪；所以落到最後，竟沒驚動當地官府。

却把楊府上太夫人，孀居大少奶奶嚇病了好幾天。

外書房還躺着一個病人，便是白鶴鄭捷。大腿上失血雖多，幸未傷筋動骨，况又未甚苦戰，人又在壯年，經竭力調治，外皮的傷到底易治，不久好了。

病得尤其危重的，還是產後拒賊的二少奶奶柳葉青。當時雖然救醒，久經苦鬥，傷了元氣。產後未及十天，骨縫未合，突擊力竭，下體竟淋血不止，一病累月未愈；而且哮喘，肋疼，一虛百虛，人似黃花瘦了。太夫人非常懷心，也沒有法；只得僱乳母，代

哺女孩，延名醫，加緊調治。仍因柳葉青抱慚自恨，覺得賊是衝她父女來的，心中害怕婆母嗔怪，精神上尤其不寧。多虧了寡嫂再三慰藉，李映霞巧言勸解，柳葉青方才安心；一意養病了，可是她心上又急躁得很。

楊太夫人賢明頗識大體，深知這二兒媳的心理，也曾再三勸她。然而一家子最感激不過的，還是寄居籬下的李映霞。

是李映霞冒險下地，隔門縫把小女孩接到正房，交給了楊太夫人。是李映霞隔窗窺敵，拿她那試習武技的袖箭甩箭，比了又比，描了又描；在戰戰兢兢，十分害怕的心情下，冒險發箭，第一下射傷了賀玉虎的肩，第二下射傷了羅永安的腮。把羅永安貫腮折齒，才救了柳葉青失劍跌倒的危難。並且她第一箭射中玉虎，又保護了正房，不致被賊衝入。以後她又發了幾箭，也有射中，也有不中；然而射中的全是時候，又很是地方。她乃是驟出不意，於相隔不及數尺的距離下，連傷二賊；她自己冒着死，拚着命，所保全者這樣的大。——就這樣感動了楊府全家。

便是單劍護院的白鶴鄭捷，在養傷榻上，也感激不置。他說道：「若不是霞姑娘這兩箭，我的性命早死在賊人刀下了。我們青師姑也是，人已然栽倒，劍也脫了手；霞姑娘竟敢從門隙探頭發箭，一下，兩下，把我們全救了。真是有胆量，有氣魄。師叔，您還沒見她嚇的那樣，她居然真行！真是膽小的救了膽大的，難為她才幾個月，就學會了這一手好箭法。」

別個僕婦也有知道的，都人人稱奇。既誇二少奶奶的勇敢，是這樣產後揮劍，拒賊護院；又誇李映霞小姐的機智，人這麼嬌柔，膽這麼大：「你看比比畫畫，只一下，兩下，把賊傷了，救了我們二少奶奶，還救了鄭少爺。」這些下人們未必全看清；剛才鬧賊，多半嚇得蒙頭斃氣；可是談起來，似乎人人全在場似的。——於是大家歸美，衆口一辭，柳葉青心中自然也有了數。

柳葉青當然比他們下人們的傳說，更看得清。她是身臨其境，很曉得李映霞接救了她的的小女孩，又哆哆嗦索，乍膽發箭，救了她自己一命。柳葉青生本多情，怎能不感動？李映霞更做得好，絕口不自誇功，反而慇懃勤勤，來給柳葉青侍疾。並且悄聲說：「若不是青姐姐犯難出來，我們都要受害；頭一個受害的就是我，簡直這賊專是爲害我來的。」不但肯居功，反引以自疚。天天在柳葉青病榻前盤旋，斟茶倒水，低心下氣的照應。柳葉青口頭上不說半句感謝話，心中沸沸騰騰，翻翻覆覆，又慚愧，又很不好受。

她產後用過了力，大病了這一場，既深受李映霞的晝夜慰侍；並且，人的心都是肉長的，人若有個病病痛痛，越發心儒喜感，願意偎着人。日子一長，終於她拉着李映霞的手，掉下了眼淚。她淒淒涼涼的說：「妹妹，我……」她又懇懇切切的說：「妹妹，你……」竟忍不住嗚咽起來；有千言萬語，造次沒法說出。弄得李映霞也感愴心酸，陪着掉起眼淚來了。

柳葉青病了許多的日子，多虧她一向是勞力不勞心的人，況又是練武的身子，後來終於慢慢好轉。她就屏人向李映霞私語：「妹妹，從前我有時候很愛你，你生得模樣太好，我越發愛你，就不免暗暗嫉妬你。很有些時候，我一言半語鬧小性，傷觸着了你；倒蒙你大量，從不計較我。起初我還疑惑你心重心深，總覺那樣容讓，我，乃是假的，是有心機的。現在日子長了，我才明白你，你真拿我當親骨肉看。我以前錯看了你，就免不了有錯疑你，錯待你的地方；現在我們經過了患難，我才了解妹妹你，實是個熱心腸的人。你的心腸比我還熱，你并不是耍假招子。那天你隔門縫放箭，我情知你害怕，你居然捨了性命來救應我，我不願感謝你，我實在是欽服你。你的度量竟這麼大，你包涵我，容讓我；不止一天了。從今後，我願意對妹妹起誓，我要拿出真格的來，我要拿你當親胞妹一樣看待。妹妹有甚麼苦處，就是我的苦處；妹妹有甚麼難處，就是我的難處。咱們兩個人從此合成一個心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我若有片言半語對你說假話，咱們對着日頭說。皇天后土眼看着我呢，我若口不應心，不拿妹妹當心肝骨肉般看待，那就是我姓柳的姑娘沒有人味！」

柳葉青很感動的拉着李映霞的手，作了這番剖心吐膽的密談，再三表示『換心』。以為她這樣做，必然也能換出李映霞的剖心話。李映霞臉兒紅紅的聽着，眼睛低望到地下，溫溫然陪笑說：「姐姐快不要這樣說了，說得人心裏頭怪難過的。我是由打早先，就拿姐姐當親人看待，況且我又是老爺子的義女，說真的，我老早就把我這個孤鬼交給

了義父和姐姐了。義父，姐姐對我有恩，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的。姐姐現在反倒這麼說，倒教我心裏頭不安。那天晚上，我胡亂放了幾箭，不過乍着膽子碰巧勁兒，射傷了兩三個賊，其實一點不中用，拒住賊人的還是姐姐，趕跑賊人的還是姐夫。義父好心好意成全我，教我練拳練箭；我笨得出奇，又不專心，一點真本領也沒得着；遇上事了，絲毫使不上。趕多早晚，我能跟上姐姐，我就好了。姐姐是女俠，自來做過許多扶危濟難的事，我這可算得了甚麼？」

又解說從此兩人同心的話，李映霞把聲音放得十分平淡，諷諷說道：「我跟姐姐共處，也一年多了，我的爲人太滯，太駸氣，姐姐還看不出來麼？想不到我還有點優人緣，在鎮江時，多承義父魯伯母恩待；來到這裏，又承上房太夫人，大嫂憐恤我，姐姐更隨時隨事照應我；我一個難女，倒成了貴客。可是我知情知義，嘴上說不出，心裏頭總打轉。從打義父起，姐姐，姐夫，您哪爺兒三位，個個都恩待我，教我粉身碎骨難報。您幾位不但保全了我，還收留我，還教我本領，將來還要替我復仇；不怕姐姐過意，我早就跟姐姐一個心了。姐姐說的對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不用姐姐講，我老老早早就這樣想了。姐姐如今肯拿我當親妹妹看待，這可是我的造化，也是我早就盼望着的。只要姐姐高興，真不嫌棄……」

忽然覺得這樣措詞不妥，連忙嚥住，笑嘻嘻掩口道：「姐姐，我不會說話，姐姐不要笑我；乾脆講罷。我是一片真心，好早好早就撲到姐姐身上了。姐姐這樣愛惜我，我

一定處處爭氣，給您做一個好妹妹，做一個聽說聽道的好妹妹。姐姐喜歡我怎樣，我一定努力去怎樣做。」

李映霞說着，忽然覺得柳葉青不言語了；抬頭一看，看出柳葉青爽然若失的神氣。「壞了，這話倒落得不好，至少是不得體！」柳葉青熱刺刺一片真心，被李映霞這一番字斟句酌的過度謙辭，給潑了一盆冷水。柳葉青恨不得用一片「換心話」，換得李映霞過來把住自己，并肩假臉，親親熱熱叫她一聲親姐姐。然後說：「好姐姐，你是個熱心腸的人，你從前犯小性，很傷我的心；現在咱們姊妹好了，話都講開了，你的心就是我的心。我以後有甚麼心腹話，瞞別人，決不瞞姐姐。」頂要緊的是，柳葉青願意李映霞明白說出來對於楊華舊恩情的現在態度，現在想法。那知李映霞的謙遜，似乎含着冷風寒氣。她沒有把柳葉青看成姊妹，還是把她看成居停主人，居高臨下，壓着自己頭頂；既然暗存着戒心，便脫不了過分買好，巽辭乞憐。柳葉青實在有廉頗負荊之意，可惜李映霞不是蘭相如，當年妬情爭婚的芥蒂沒有釋然。柳葉青從來不好紅臉，現在驀地紅了臉，嗒然若喪了。

李映霞是有着玲瓏剔透的心的，雖然口齒柔和，不甚健談；可是察言觀色，頓然曉得自已失言了，頓然感覺侷促不寧起來。

李映霞她就連忙一提神，做出十分親熱樣，說出親熱話。然而她愛患餘生，依人籬下，她儘管要親親熱熱，與柳共處；無如形格勢禁，她不得不退一步想。柳葉青正當久

病，渴望柔情；李映霞却是畏猜畏讖。又自知處在嫌疑之地，昔日既跟楊華有過情緣，眼下又以客鄉地位，大邀太夫人寵待，她惟恐招得柳葉青不快。柳葉青雖以一時的感情激動，向自己要好，誰敢保將來呢？柳葉青的口風，恨不得立刻教李映霞剖示衷曲；却是李映霞自己的隱衷，那能隨便便坦白掬告？

照這樣，柳葉青把話拉近，李映霞依然把話宕遠。柳葉青也太孩子氣，因感李映霞這一箭之恩，她把她多日揣着的一樁心事，恨不得立刻吐露出來。尤其關切的，她要洞見情敵李映霞今日的真心；她沒有別法，只有明探明問。以爲今日剖心共語，李映霞當不會再有隱飾了。她原曉得丈夫楊華很愛李映霞，更曉得李映霞感激丈夫楊華全貞之德，曾經心許獻身；只爲了自己橫隔在當中，才把兩人分拆開了。她本來拿這事當作心病，迄難釋然。如今她既跟李映霞化除了敵意，又生了愛心，她可就忍不住要試探，要詢問李映霞：「妹妹，你的心底到底怎麼樣，可還願意跟我同事一夫嗎？」

她這幾天在病榻上，翻來覆去，便是思索這一件事。她的心情又很矛盾，肚子裏的話，既然譬不住，幾次往外冒話，却又話到舌邊，終於忍住嚥住。她自己的心跟自己的心打架，最複雜，最支離。她對李可說是愛與妬并，既感激，又害怕。——怕的是當真自己吐露了口風，而楊華全願意了，真個的一床聯三好，而自己又拙笨；實在害怕丈夫偏愛，映霞佔上風，而自己已被擠入冷宮。

她又受不了感情上的支使，既甚愧對，便想酬恩；欲效英皇，偏多罣慮。若索性丟

開此念，豈不是好？可是她爲了報答李映霞，爲了彌補這份救命的恩情，她又恨不得說出來，辦下去，才覺寧貼。自己說出來，再看看丈夫的意思怎樣？再看看李映霞的意思怎樣？當然，她希望一提此議，楊和李都該五體投地的感激自己才對。自己做了賢慧大婦，使李映霞做小星，使丈夫仍要更加愛戀自己，使楊和李都拿自己當心肝般看待，那是多麼美妙呢？

然而，萬一丈夫竟拿李映霞當心肝，把自己高高供起，如同觀世音救命菩薩，他們兩人「得其所哉！」真格的把自己擠出圈外，那自己的一股酸氣，如何受得？

好勝的心，「俯仰乾坤不受恩」的傲氣，支使得柳葉青心緒紛亂，刻無寧晷。柳葉青這個人是想到就要做到的，肚子裏一點閒事也不能攔。可惜她父還沒回來，沒人替她決策代籌；如今她感恩，恨不得對她父一講，然後對丈夫講，再對李映霞講：「妹妹呀，你不知我多麼愛你呢！你姐夫固然愛你，可惜我不是男子，我更是愛你。咱們從前鬧過小彗拗，那全是事情擠的；若不然，我早就對你說開了，請你下嫁我們仲英，咱們姐妹倆共事一夫。說老實話，我當時是怕你，我知道我是笨虫；我怕有了你，便沒了我。現在我跟妹妹共處一年多，才曉得妹妹真是個溫柔和婉，能吃虧，能容人的人，不管對誰，都掏真心。妹妹你太好了，怨不得人人都喜愛你，欽服你。我便暗暗的安了一個心，打算親口求你共效娥皇女英；只苦好磨打眼，沒機會提起。你如今一箭救了我一命，又不曾保全了我一家；好了，妹妹，咱們姐妹可算是換過命，換過了心。我想我願

意，仲英自然願意，婆母大嫂他們也必願意，妹妹你一定也願意……」

許多「願意」可以換成一個「皆大歡喜」；柳葉青如此設想，話在肚中打轉，在舌頭上翻跟斗，可是到底也沒捨得說出口外。尤其是李映霞之隱衷難測，幾次繞着圈摸索試探，李的口風不溢不漏，柳葉青漸感自己口拙了。——其實這不是她口拙，乃在她頭腦太幼，慣打如意算盤，慣從自己這一面設想，未免太以「一想情願」了。

第二章 替夫爲媒

過了幾天，得了一個機會，柳葉青和楊華在閨房弄嬰，屏人祕語。她便對楊華盛誇李映霞的怯中之勇，弱中之強，以及李在楊府上種種得人歡心的好處。然後她雙眸盯着楊華，暗窺他的神色，要誘出來丈夫埋在心底的真情。殊不知她上年吃醋大鬧，又經一度含嗔出走，楊華爲了避嫌，爲了踐舊盟，早對李映霞那段情緣，箝心諱避，不敢多贊一辭；甚至連李映霞的名也極力躲避不說。柳葉青扯開了這麼一繞，那麼一繞，閒篇講了一車，玉簾杆楊華僅僅的微微一笑，說了一句：「我真想不到，李姑娘的箭法練得這麼好，這麼快。才幾個月，便能隔窗射賊，足見在岳父這樣名師傳授之下，學藝易於速成。只可惜我，跟從岳父不爲不久，始終沒有獲得薪傳。等着岳父回來，我真該用點苦功了。」

一回顧左右而言他，話路子竟這麼跳脫，距離柳葉青所希冀的辭鋒很遠很差。柳葉青是個直心腸的人，對李映霞談心，李映霞把心扉這樣扣緊；跟丈夫扞懷，丈

夫又滑躲不能合拍，她可就急上來了。索性不繞灣，直叩心源，脫然發話：「喂，我說華哥，我問你一句話。」

楊華道：「甚麼話？」

柳葉青道：「我問你，你看，霞妹妹自從跟我父，寄居到咱們家來，你瞧她處處小心翼翼，對誰都謙虛，都誠心實意的討好，教人看着怪可憐的。頭一個婆婆就很喜愛她，還有大嫂，也直誇她脾氣隨和，待人不抗不卑。她簡直處處討人歡喜，若教她長遠留在咱們家，替咱們當家主饋，我看準比我強。你說是不是？」

玉簾杆楊華臉色變了，說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？她是外人，她怎能替我們當家？」

柳葉青說：「我講的是真格的，比方說，乾脆講罷，她是外人，比如我們不教她做外人，我們把她變成內人，把她變成自己家裏的人，你看她可願意嗎？」

楊華明白了，從這幾天，柳葉青總不住口講究李映霞，他已體會愛妻的心情，正在變化。可是他娶柳葉青，已踰一年多，他已然情定於一，早已不復妄存奢望。他知道柳葉青話中有話，便仰視屋樑，淡然說道：「我怎能知道她願意不願意呢？她在廂房，有時雖到上房，我不常見着她，更少談話。你們倒常見面，我怎會知道？……」

柳葉青笑道：「你不要胡想，我不是敲打你，我問的是真心話。據你看，她這人可肯長久留在咱們家裏麼？她這人實在柔和到可憐的地步，婆婆和大嫂和我，全都喜歡她。況且我本來料理家務不成，霞妹妹常常替我做不少事；她又怕我不願意，暗中幫了

我，還不讓我知道。我很明白她的苦心，她在咱們家，總算是客中客，想買好，又不敢太買好，她心上很不落實。她又太小心，比如說罷，她自然紀念着她的家門之仇，她自從來到這裏，就絕口不談，只加緊學武。憑她那身子骨，學武簡直是笑話。……」

楊華目視他處道：「她可是很快的練會了袖箭，而且很快的露了這一手。」

柳葉青笑道：「那是她有心胸，有志氣。可是，她練武乃是爲了自身報仇的事；光練會暗器，又有甚麼用？我正因爲她露了一手，才想到她的身世可憐。從前我確是因爲她跟你有過那檔子糾葛，我免不了顧忌着她，也提防着你。現在我回過味來了，越想她越可憐。我就替她盤算到將來，她實在前途茫茫，淒涼可歎。只有一條道最好走，這道就是永遠留在咱們家。她若永遠留在咱們家，你看她是否趁了心願？你看她可肯麼？你看這麼辦，好麼？」

柳葉青口敞性子急，簡直死釘上來。玉簾杆楊華曉得她的一衝脾氣，他畢竟歲數大，常在外面，有閱歷，深識人情，他當然不肯脫然剖示自己的心情。雖然柳葉青是他的娘子，同床同夢的人，可是他也不能漫無顧忌，信口談心。若是信口談心，一個不釘對，就自尋苦惱了，也給李映霞添上罪孽。

他默想着，也是字斟句酌，拿閒話盪開了這個難題，心中也自不免暗暗盤算。柳葉青恨不得一針見血，楊華一味木木然左躲右閃。兩口子一夕密談，柳葉青終於再被嘔急，氣得臉通紅說道：「你太可惡了，人家這樣開誠布公，你盡跟人家打官話，耍滑頭。」

兩口子暗中叮叮嚕嚕，日子一久，到底柳葉青的真心，漸漸獲得楊華的信賴。然後楊華悽然長歎道：「你不要再跟我商量的，霞姑娘的身世固然可憐，可是我夫婦相處甚好，何必橫生枝節，自尋苦惱？我說一句不怕你難過的話罷，從來二女一夫，不是東風壓西風，就是西風壓東風，你何苦自找不痛快？又何苦給我找罪孽？我們現在很好，你千萬慎重一些，不要信口亂講了；若教母親知道了，或者反要責備你多事。」

這樣說，楊華總算透出了口氣，雖不願由自己促成，至少表示他不反對。

柳葉青笑道：「得！你這一面的意思，行了，你簡直是怕我吃醋罷了。你可不曉得我柳葉青也吃醋，也有不吃醋的時候，只看你們的良心就是了。你若不背着我弄詭，我決不肯做妬婦，妨礙你納寵娶妾。你心裏頭不用宛宛轉轉的，我越瞧映霞越不離，我要給自己找個好幫手，我首先問好了你，回頭我就問她去。」

於是柳葉青再翻回頭，向李映霞細下說辭。再三磨煩，一連多日，把李映霞擠兌的背人痛哭了好多次。最後實在搪不開，竟對着柳葉青流淚說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不要逼我了。我早就自誓，不再嫁人。我只是偷活在人間罷了，我的親仇未報，我的父母遺櫬沒葬，我家兄失蹤，存亡莫卜。姐姐再跟我談這些話，就是逼我削髮出家。我多承義父見憐，跟他老人家，來到姐夫家裏寄住，又多承楊伯母，楊大嫂和姊姊你憐恤我，不拿我當客，我就模模糊糊活下去了。姊姊你一死兒問我這話，不怕姊姊過意，起初我在遇救時，不知姐夫續弦，爲了女孩兒自留身分，又加着窮無所歸，我倒是說過那樣的話。可

是現在事境已變，跟那時候大不相同了。我已然有了安身之處，我再那麼想，便是我太無恥；況且就是姐姐願意，還有姐夫呢？……」

柳葉青忙道：「你姐夫早就願意，我這不是問好了他，才再問你嗎？」

如聞疾雷，不及掩耳；李映霞頓時震動失措，好半晌無言。雙鬢佈滿紅潮，十分難堪，俯下頭，啞啞的說：「姐姐這是怎麼說的！好好的這幾天老擠兌我？我不管姐姐，也不管姐夫，我只說我自己。我若再有婚姻的念頭，我就不是李家門的女孩子了。你們好好的姻緣，何必橫生枝節逼迫我，我算那一套呢？不瞞姐姐，從那天在淮安府李宅我就起了誓，我這一輩子再不嫁人了。……」

柳葉青忙道：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妹妹是不再嫁別人。因為你姐夫救了你，又跟你共過患難，一路同行好幾個月；你本着烈女不嫁二夫的志氣，所以不肯再嫁別人。但是，我現在爲了成全你的終身，爲了安慰我的良心，我自己正正經經，請求妹妹下嫁。妹妹放心，我柳葉青決不敢自居嫡室，把你當妾。你姐夫本來是一枝兩不絕，你若肯點頭，你嫁過來，咱們便是兩頭大，姊妹相稱。」

李映霞窘極，臉都紫了，又由紫變成蒼白；恨不得跟柳葉青惡聲相詆，然而她如何能够？強忍忿激，微聲緩答道：「姐姐，你饒了我吧。咱們不談這一段，行不行？我決不是說假話，我這一輩子誓以老處女，苟延餘生。姐姐再跟我提這個，就是罵我了，就是逼我削髮出家。」

柳葉青臉上很下不來，想了想又說：「恐怕妹妹還是不放心我罷？我願意同你對天盟誓。妹妹如肯答應了我，我若有絲毫薄待妹妹的意思，或者日後有兩樣心腸，教我永遠不得好死。這是最好的事，你何必固執呢？」

李映霞道：「瞎，姐姐，你你你不要瘋鬧了，我的心都讓你揉碎了。我有種種難處，我永遠不能嫁人，尤其永遠不能這樣跟姐姐同嫁一人。……」她心緒如麻亂，倉卒不能以辭達意。她既要峻拒這個情敵，又要不傷情敵的面子，她的爲難簡直沒法描摹。柳葉青一個勁兒的逼迫，恨不得立刻擠出李映霞肯定的允諾，她簡直有點不近人情了。

這個依人籬下的小鳥，點點淚痕濕透襟袖。萬般無奈，把身子一倒，把頭埋在柳葉青的懷中，嗚嗚咽咽，吞聲哭泣起來。她甚麼也不再說，只說：「不，不，那不行，決計不行。可憐我父一世爲官，清正愛民，我母親那麼慈心，可憐他的女兒，落到今天，可憐，我，這不行，死了也不行的啊！」抽抽噎噎，斷斷續續，越哭越痛切。

柳葉青束手無計，不得下台；李映霞的心曲，她一點不了解。……終鬧得楊太夫人覺察出來，說道：「霞姑這些日子，有甚麼心事呀？我看她眼睛通紅，眼圈發青，莫非失眠了？背人傷心了？是那個招惹她了？還是丫環，僕婦，不聽支使，暗中跟霞姑頂嘴了？這些下人們最可惡，一定是欺負霞姑柔和，背地裏有得罪她的地方。她又留着身份，不肯對咱們訴說。」遂叫過楊大娘子和柳葉青，細細的打聽。這妯娌二人都說：

「大概沒有罷，在咱們家的僕婦，都是舊人，很有規矩的。」楊太夫人又問：「你們沒看出來嗎？」由打那回事以後，由打一嬉病好以來，霞姑娘這些天，總是這麼強顏強笑的，臉上神氣很憔悴。她可是有甚麼病痛，不肯說嗎？你們年青人彼此處的很好，可以背地問問她。」

其實柳葉青心裏像明鏡似的，楊大娘子此時也曉得了；可是造次之間，全不敢對婆婆明言，都拿別話岔開。楊太夫人又點頭自語的說道：「霞姑身世實在可憐，想她本來是個知府千金，如今人亡家敗，寄居在咱們家，想必是心上總不安頓。你們千萬要客客氣氣待承她，既不要惜外，也不要疏遠，應該把她看成親戚家姊妹似的。那孩子心太細，你們說話也要留神。」又歎息道：「一個聰明女孩兒，舉目無親，四隣不靠，一定想到前途渺茫，就免不了對月傷情，感時落淚。像她這個人，心路還比較算寬。我曾經對你丈夫說，……」說這話時，面對着柳葉青道：「霞姑娘也十八九了，她的終身必須我們替她操持。等你父親回來的時候，可以請他跟你丈夫核計核計，有相當的人家，可以給霞姑相看相看。她乃是宦門閨秀，我們對外可以說，她是我們親戚家的孤女；索性說是我的外甥女，教華兒隨時多多留神。……我記得城裏竇家的三少爺，訂了婚，沒過門，新娘子就夭折了。華兒可以打聽打聽，竇家又訂了沒有？如果合適，也倒不錯。本來一個女孩子，十四五以前，就該把親事說定；一到十七八，就算遲了。她的父親李知府，怎的不給兒女們操慮終身呢？」

老太太不勝咨嗟似的，以爲死去的李知府，把女兒的終身就誤了。現在李映霞既於本宅有恩，自然更近一層；楊太夫人認爲替映霞擇婿，已是義不容辭了。於是她且贊且歎的對兩個兒媳講了一番話，終把這個重担交給了柳葉青：「回頭你務必對你丈夫說，等你父親回來，趕緊替她物色。」

楊大娘子和柳葉青四目相對，做了一個心心相照的微笑；諾諾答應着，相率退下來。正要找李映霞，提到這一節；楊太夫人又已傳呼使女，把李映霞逕行請到上房。

柳葉青暗命使女偷聽；隨即來到長嫂房中坐談，啾啾咕咕，議論了一陣。楊大娘子以冢媳的地位，警告弟婦：「二孀千萬小心，那件事如果沒有問好了霞姑娘，千萬不要在婆婆面前透露。你來的晚，不曉得咱們家的門風，由上輩起，就禁止家中人納妾。祖老太爺親留遺訓：男子年過四十無子，不得藉口納寵；惟媳婦年過四十，從不生育，情願替夫爲媒，方准稟明雙親，納娶良家女子爲姬妾。像二叔這般年歲，依祖訓決不能納妾的，更不要說娶兩妻并嫡了。便是一枝兩不絕，也不行。又告誡做媳婦的，不要貪圖賢惠不妬的美名，代丈夫娶妾；既娶之後，又妬寵爭夕，多留醜態，更是犯了家法。二孀你若不信，試對婆婆一說，必是請出家譜家訓，把你申斥一頓。……還是你前天的打算不錯，先問好了霞姑；我們拿成全霞姑的名節，來向老太太陳情，倒許一說一個准。再說這件事情，不能只顧一面，這必得三面弄圓；連他二叔，全顧着了，再向婆婆請示，方才看成。」

柳葉青笑說：「你兄弟這面，我想決沒有甚麼不願意的；倒是霞妹妹，描說了這幾天，她總不吐口話。嫂嫂你說，她是怎麼個講究呢？她從前確是跟您兄弟說過那話，除了您兄弟，決不再嫁別人；不知怎麼個碴口，她現在變了。我越求她，她越不答應，她還哭！」

楊大娘子聽了，沉吟了一回，搖了搖頭，對柳葉青道：「二嬸，你是個直心眼的人，我勸你留點退步，不要想到就要做到，我看霞姑娘這個人非常高潔，她是恥居人下的人。雖然不幸遭了滅門大禍，可是我看她志氣慷慨；對人儘管柔和，那是她處在人眼下，不得不低頭。若教我看，她這人很有烈性，況又是宦門之後，知府的千金；我們不要錯看了她，激出別的事來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激出甚麼事呢！她早先不是很願意麼？」

楊大娘子咳了一聲道：「二嬸，你必須設身處地，替人想一想。霞姑娘孤立無依，前無所進，後無所退；從前她願意，也許是迫不得已，現在情形恐怕不同了。你那打算辦成了，固然是好；辦不成，聲揚得滿城風雨，你想你教她怎麼再在咱家存身呢？」

柳葉青道：「哦，這個，我沒有想。」

她們這裏妯娌密議，李映霞在楊太夫人面前，也被太夫人委婉的問了許多話。楊太夫人系出大家，年老，多經世故，反覆問了好些話，直刺着李映霞傷心隱痛處，忍不住兩行珠淚簌簌而下。却是她依然面泛淺笑，矢口不承認自己受了甚麼委屈，更不承認懷

着甚麼心事。她說，她只是這些天，傷心往事；因前番鬧賊，引得她憶起當年滅門之禍；親死未葬，兄失蹤無消息，以此梗梗於心，情不自禁：「倒教伯母望念，我太太不對了。」竭力的拭淚，忍淚，淚竟不聽感情的控制，奪眶而出，李映霞非常受窘。

楊太夫人便岔開了，談了些別的安慰話。葬親移靈容當設法，尋兄業經楊華託人尋探：「還有姑娘的終身，你儘管安心，我自有一番善處。我一定拿姑娘你當親生女兒一般看待，我已經囑託親友，隨時替你留心呢。你只管貼貼實實在我家住，千萬不要覺着歉情不安。況且你這一回救了我們二媳婦，保全了我們楊家獨生的孫女，說起來，你還是我家的恩人呢。」

又談了一回閒話，李映霞退出上房，劈頭遇上楊華。四目對視，心頭小鹿一撞，李映霞驀地漲紅粉頰；趕緊俯下頭，疾趨回轉已室，躺到床上。這時柳葉青已然得到小婢的偷報，把老太太和李小姐晤談的話，一一學說給二少奶奶聽。柳葉青看了大嫂一眼，彼此會意：「老太太果然覺察出來了。」楊大娘子暗中釘問柳葉青：「二孀如果確有此心，永無後悔，我倒有個做法。」遂秘密教給柳葉青一套話，代籌出一個緩招。

柳葉青諱依妙計，借着哺乳弄嬰，不時把李映霞請來。柳葉青做出了初為人母，十分溺愛樣子，把小孩擺弄給李映霞看，不住誇：「霞妹你瞧，這小女孩子眼睛夠多水伶小臉多胖？多麼逗人？你看，她還會笑呢。」她喜歡小孩，也教李映霞跟着她喜歡。那知她弄嬰是假，設辭把丈夫楊華撮弄了來，使得三個人當着面，逗弄小孩。楊華終是男

子，滿不在意；見了李映霞，叫一聲：「霞姑娘！」或「霞妹妹！」逕座讓茶。李映霞矜持着，莊容陪笑，還叫一聲：「姐夫！」照樣保持着平淡。偏偏柳葉青從前每當楊華映霞三人對面，必從側面敲打冷言妬語，居心是吃醋；此刻她一變，改從側面敲打前情舊事，不管怎樣，這側面敲打，取瑟而歌的話，楊李二人全都怕聽。柳葉青反以為得意，心想這才是努力撮合的方法。那知人家全被她敲打驚了，楊華便設法躲避，李映霞推啞裝聾；行之數日，柳葉青依然心勞計拙。

她仍不放棄這法子，百端借故，使楊李二人會見。丈夫只要在閨房，她就將李映霞強拖硬哄的拉來；表面弄嬰，暗地拉縶。她又將二人拘到一處，把小孩交給李：「霞妹妹，替我抱一會兒，我出去走動走動。」借着小解，溜出閨房；將楊李二人丟在屋內，暗中密遣小婢在窗外偷窺潛聽。

她這法還是寡嫂楊大娘子出的主意，楊大娘子只說：多給二叔李小姐留機會見面，慢慢看意思。她偏偏操之過切，形迹太露。楊華不是呆子，李映霞不是傻子，兩人會心對視，俱各面泛難堪的僞笑。楊華實在沒有法，只浮泛的說：「二嬸太孩子氣，霞姑不要笑話！」李映霞默然，抱着楊柳之女，面對楊華，任甚麼不說，逗小孩罷了。正是豔若桃李，冷若冰霜，與前年大不相同。她正是「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，」惟有燈前月下沒人時，很悽慘的自己嘲笑自己：「人比黃花瘦，命比桃花還薄麼！」不是這樣受擠，就是那樣受擠，命宮中的磨蠍，竟是這不可一世的女俠柳葉青，日久天長，如何得了？

……她以爲柳葉青這個人，實在歪纏，難以共處。

玉簾杆楊華也自忍不住，有一夜嚴辭詰責柳葉青：「你不要瘋鬧了！天地間那有這樣事，逞性子，耍孩兒脾氣，不管別人的處境的！」

柳葉青笑道：「好華哥，我決不是耍孩子脾氣，我是一片真心，一片好心，爲人爲己也爲你。」——她照樣的這般如此，往下推演着做。

過了些日子，鐵蓮子柳兆鴻回來了，見了楊華，問知家中出了事，不禁大發脾氣道：「想不到我老了，老了，上了一個大當。我就曉得家中準出事，我教飛猴陳海揚耍了一個不亦樂乎。他小子藏起來了，我苦搜沒有搜着，我就知道中了狗賊的調虎離山之計了。我一路緊往回趕，不想路上遇上十二金錢劍平，和鐵牌手胡孟剛。……」玉簾杆楊華道：「他們怎麼樣？不是把失去的鏢銀尋回來了，還有別的麻煩不成？」

鐵蓮子道：「你真猜着了，劫鏢的大盜不是別人，竟是俞三勝的當年退出師門的師兄。他們早年有過碴口，這一回劫鏢，倒是俞三勝勝了，把鏢銀從大縱湖撈出來了。他的師兄飛豹子袁承烈不死心，又平地出磨菇，率領黨羽，到淮安府作案嫁禍，沒有成功。偏生趕上俞三勝的惟一獨生子俞瑾這個小孩子，由打金陵探望姊姊回來，和一個同門師兄弟，訪鏢尋父來了。不知怎的，被豹子訪出底細，也不知用甚麼方法，把這小孩子架走了；還留下嚇詐信，教俞三勝拿出二十萬銀子來，贖取兒子；不然便撕票，教你太極門掌門戶的老師傅遭喪子之痛，受綁票之辱。俞三勝這個人平常最深沉，最沉得住

氣的，這一回可砸鍋了。簡直沒了魂似的，一見面，就苦求我幫忙，尋子復仇。我爲了這個，心中惦記着你們這裏，可又摘不開身，直耽誤到現在，才勉強轉回來；果然賀玉虎狗賊又到這裏鬧了。這不成，我也得想個澈底撈魚的辦法，把禍害替你們除治了，我才安心。」

楊華很是詫異，便問：「這飛豹子袁承烈怎的這樣兇？他把俞三勝的愛子架走，俞三勝豈不要拚命？現在飛豹子把人藏到那裏去了？」柳老說道：「現在江北武林鬧翻了天，俞鏢頭和他的娘子丁雲秀正在大糾羣雄，要找豹子拚命。只可惜豹子形踪詭譎異常，他的巢穴是在遼東韓邊圍。他綁了票之後，究竟是已經挾票出了關，還是仍藏在關裏，都教人摸不透；現在他們江北武林正在各處窮搜着呢。多有人猜疑，飛豹子已跟子母神梭武勝文，紅娘子凌雲燕姊弟，合在一處，未必能夠千里迢迢，出關回遼，大概還許在芒碭山一帶窩藏着呢。俞三勝就是堅邀我幫他到芒碭山，去搜山尋票。我推託不開，答應了隨後去，跟他們瞎跑了幾天；又惦記着家，先回來了。你不要一味問我，我還要細細問你們呢？」

便命楊華陪着，先到上房，見過親家太太，然後和親女兒柳葉青，乾女兒李映霞見面。

柳葉青也打聽俞劍平的事，柳老又說了一遍。隨即轉問那天禦敵的情形，柳葉青盛贊李映霞。柳老看了看李映霞，李映霞仍很謙虛，臉上神氣倒有點憔悴；他剛回來，自

然不曉得李映霞這些日子，天天挨擗作難。

楊華擺家筵，給岳父洗塵。歇了一天，柳葉青心裏彎不住事，抓了一個空，找到她父；提起那天獨力禦盜，勢已垂危，多虧李映霞開門一箭，救了自己。又據近日體察，李映霞爲人實在太好，她跟楊華從前有過那麼一回碴，她又至今待字，更自誓不再嫁人，因說：「女兒打算請他下嫁仲英，我們姊妹兩人不分嫡庶，一塊過日子，爹爹你看好嗎？」

鐵蓮子聽了這話，微露詫容；細問了一遍，捻鬚沉吟道：「你是冒熱氣呢，還是平心靜氣，仔細打量過的主意呢？」

柳葉青忙道：「我考量了半個多月了，我決不是耍一衝脾氣，我是真想這樣辦。爹爹你想，仲英對她本來有過那回事，仲英本來跟她戀戀不捨的；她呢，對仲英也是有意。當初我只爲他們太拿我不當事，我才從中打破水。現在日久見人心，她也對我不錯，他也對我不錯；人心都是肉長的，我再要不替他們想個兩全其美的法子，倒顯得咱們柳家的女孩子，滿肚子裝的是醋罐子了。現在女兒就打算這樣辦，她若不救我那一下，我也轉不過心來。我把這事掂了百十來過了，只是我一個人打不定準算盤；盡等你老回來，給我拿個大主意呢。」

柳葉青滔滔的講，柳老搖頭冷笑道：「看你這股勁頭，還是冒熱氣。你這如意算盤，自己打的挺好；我來問你，第一，你暗含着問過你丈夫了麼？他現在的意思到底怎

麼樣？又暗含着試探過霞姑娘了麼？她現在還肯跟你當小星麼？第三……」還沒說出口，柳葉青早搶着說：「我全問過了，探過了；您別總拿我當小孩子了，現在我也是……」格格的笑起來：「我也是做娘的人了，您別永遠把人當小娃娃。」

柳兆鴻微笑道：「你呀，便是做了祖母，單看說話這股子勁，恨不得摘了腦袋，從腔子裏往外倒話，活八十也是小娃娃。而且你永遠說話，只顧自說，不看人家的眼色臉神，還是一個勁慣打如意算盤。我問你，他們倆就算全願意了，這第三，還有你婆母，還有你寡嫂；第四，還有你楊家門的門風家規，到底容許年青人納妾不許？這都是事兒，不能任憑你當兒媳的一個人，一陣高興，要來便來的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嚇，你看你老，您當是我這當兒，一味傻等您一個人呢。您不知道人家這半個月來，一點沒閒着；專爲這件事，忙着好多天呢。他們倆準沒錯兒，管保口頭不樂意，骨子裏全樂意。大嫂子更好，她便是我的謀士，主謀的人。現在就剩下您，我連婆婆那面，我都想法子探過了。」

她依然是「一想情願」，完全樂觀。柳老縱然持重，到底不會目睹身臨，竟信了女兒這片面的見識。沉吟道：「若依我看，這事必須慎重，免落後悔。現在我剛回來，你也不必忙在一時，等我仔細想想看。」柳老還想自己發辭，探探楊華和李映霞的口氣。他深知自己女兒恃強好勝，不懂爲婦之道；單只楊柳夫婦兩口，尚可担待相安。一旦加上一個美妾，又是像李映霞這樣知書識字，嬌慧絕倫，婦工，婦容，婦德，無一不好的

知府千金；只怕優劣相形，嫡庶終不能「長治久安」。爲了女兒的終身，爲了婿與女的將來，這不是感情用事的事，應該好好的澈底想一想，好好的各面看一看。

偏偏柳葉青並不容他想，也不容他看，天天討債似的催問。鐵蓮子柳兆鴻也不耐煩起來，板着面孔道：「你們這些兒女事情，我本不願深管；你既然是出嫁的人了，你不必再問我討主意。況且我說的話，你又不肯聽。你願意怎麼鬧，就怎麼鬧罷。我本來覺得你不該自尋苦惱，你偏不聽話。你只怕霞姑娘將來壓倒你，你就替夫做媒，落個賢惠名，可不要事後懊悔。」

柳葉青笑道：「不後悔，我不說麼，我想了百十個過兒了。你老不用嚇我，我看仲英和她全不會將來對不起我的。」

這是她口頭上的倔強話，柳老這樣的說辭，已然有點打動她了。果然她把這事暫且擱下來，暗地加細斟酌着看了。

然而這其間，突然又發生了一件事，促使這替夫說媒的事情急轉直下。

那遇仇殺家，火起失踪的李步雲公子，李映霞的胞兄，忽然又出現了。他沒有死，而且，還同着那個禦強賊救主眷的摯友門客蕭承澤，奔走數百里，歷訪經年，現在忽然間登門，來訪玉簾杆楊華來了。

他們訪楊華，只是打聽李映霞的存亡。他們兩個人再也想不到，李映霞居然沒死，居然沒有淪落到不堪設想的溷泥裏，居然還能寄居在楊華之家。

李步雲公子既遭慘禍，他以為他這一生已無生趣；只有三件事，必須辦了，然後死才瞑目。這三件事就是：葬親，復仇，尋妹。他以為葬親雖是小事，報仇究可緩圖，其間萬分要緊的乃是尋妹。

他一想到尋妹二字，便渾身戰抖，淚流不自禁，扼腕，椎胸，切齒，嚙指出血似的痛心。

他以為可憐的胞妹乃是一個弱女，既遭慘禍，一定是落在仇人掌握了，一定成了墮溷之花，橫受摧殘。他本聽得仇人有將李映霞賣入娼寮的恐怖的陰謀毒計。他以為自己掙扎出性命來，第一要事固然是報仇；却可以把畢生性命，全副精神，拿出去辦。人世間的榮華富貴，與己無關，自己只有含辛茹苦，殲仇雪恨。葬親之事，死者已矣，儘可浮屠在魯南。惟有這尋妹之事，迫不及待，必須火速去訪。如不訪出胞妹的確切下落，便甚麼事也不能先辦。如若胞妹已然慘死，已然殉節，那倒是消去胸中一塊病。但既沒有確耗，無論如何，上天下地，必須苦搜冥索。必須訪實了下落，人死見着屍，人活見着面，李步雲他方能寸心安貼。

縱然蕭承澤再三說：李映霞確為自己所邀義友玉簾杆楊華所救，李步雲仍不放心。蕭承澤力主先赴皖南巢縣獻糧莊，找仇人算賬。李步雲公子堅持不肯，他說：「蕭大哥，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我很知道刻不容緩，但是，救活人實比慰死者更緊要。我一想到我那缺體妹妹，我就恍惚看見她眼含着淚，正自悽悽慘慘的瞅着我。我一閉眼，就見

她立在面前，彷彿呻吟啼哭，我的心就像刀扎一樣。我總覺得她正在水深火熱之中，不在魔手，就在淫窟；如果得不到她的確耗，我在噩夢裏，都不能安頓。」說時痛淚盈眶，雙眸一霎一霎的，神情悽厲異常。

蕭承澤被他說得毛髮森然，忙道：「我明白，大兄弟這話很有見地！你一天不見着大妹妹的面，你一天得不着她的確實下落，你就一天天如坐針氈。你這份心情，我悟會過來了；大妹妹乃是閩閩千金之體，你確是不放心。既然如此，我們趕緊訪河南。我們先尋着義弟楊華，他就救不出霞妹妹來，也必知道霞妹妹的生死存亡，着落地點。——然而我以為我們可以打發人去探問，不必親身去。若據我琢磨着，你還是先把死者的靈柩運回故鄉；稍稍安排退步，先籌劃一筆款項。我們要有錢，不拘尋妹尋仇，在在都需錢，你不妨先回一趟家；你我二人儘可分開來，把三件事同時趕辦。還有你岳家，你也應該給他一個信；你們這樣的親戚，他也許能夠給你分憂。……」

李步雲感然搖頭道：「甚麼分憂，恐怕倒是嫁禍！……我一定要退婚。……」蕭承澤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李步雲道：「我說是退婚！你想，葬親，尋妹，復仇，三件大事，我全要辦。我不過是個書生，手無縛雞之力，我不能再有室家之好，再享人生之樂了！我要跟家解去聘約，仇不報，誓以鰥夫終身。仇人勢力強，報仇絕不易，我那能娶妻生子呢？從此我便要隻身獨活，專心一志報仇，我決不要妻子爲累的了。」

李公子犯了書癡脾氣，悍然發了一封信，給他故鄉的岳父，內說：「……先父以清

介當官，執法不阿，賈怨豪族，家遭滅門大禍。怨家勢強，錢可通神，王章不足以庇循吏，法網漏吞舟之魚。不孝冤恫覆盆，志切撼山；誓以蟻命殘生，嘗胆臥薪，與寇仇周旋。冤禽力弱，恨海難填；誠恐以卵擊石，更遭斬草除根之害，將誤令愛終身。請罷聘約，庶圖兩全；情出自願，非由勢迫。……」滿紙悲憤，斑斑血淚，他派專人把信發了，蕭承澤竟攔不住他。然後他便與蕭承澤結伴，喬裝改扮，傾全力去做那三件大事：葬親，復仇，尋妹。

至於葬親，復仇，尋妹，這三件事的措施先後，儘管他打算的緩急有序；却是辦起來，波譎雲詭，未必儘能如他意料。天下的事難以逆睹，李步雲灑血椎胸，但能勉竭其心罷了。

當那一日初遇禍時，李步雲公子先到達摯友梅宅避賊。臨到夜晚，羣賊襲至；梅宅火起，李步雲身受火傷，掙出火場，踉蹌奔到荒野，竟昏死過去了。他本是一個脆弱書生，年才弱冠；幸而本宅主人梅怡齋不爲劇賊所識，也逃得性命；便把李公子救活，一齊避到隣村。李氏的家仇，竟累及梅紳，李步雲痛悔欲狂，担心母妹，一場大病幾殆。等到好容易病見瘥減，已獲知母死，妹不見，僕婢星散。他大哭着奔到小村寓廬，門戶釘封，室空塵埋，停着四口白殮棺材。李步雲放聲長號，痛不欲生，疾奔到郟城縣衙，搥鼓鳴冤。具狀請求故廬啓封，易棺成殮亡母；叩見縣令，泣請緝兇嚴辦。

這官司當然不好打，主使人明知是仇家計百萬，殺家行兇的乃是鄂北盜賊；抓不住

計家一點串匪仇殺的證據，只能按照盜案明火殺人劫財法辦。偏偏魯南盜氛正熾，一件很兇的血案倒成了司空見慣的例案。并且時間不湊巧，李步雲扶病投控時，已在案發半月之後；玉旂杆楊華早已攜帶李映霞，離開了郟城，轉道淮北投親去了。兩下裏先後參商，各不見面，李步雲僅僅的將雙親遺骨浮厝起來，打了好幾個月的官司，一點頭緒也沒有，却只救了蕭承澤。

緣因那一夜，蕭承澤和玉旂杆楊華，奮力協攻羣寇，把李映霞負救出來，乘夜逃入紅花埠附近一座荒村。遭賊窮追，苦鬥力盡；一路上狂喊求救，驚動了地方鄉團。鄉團佈下了埋伏，等到蕭承澤拚命跳牆時，鄉團鼓噪一聲，猝起圍攻，把蕭承澤擒住了。那時候，天將黎明，羣賊見勢不利，驟然退避。蕭承澤本是受害的人，倒做了替死鬼；民團不識真相，方以爲獲得逃賊。蕭承澤奔命狂喘，有口難辯，又不合抗聲揮拳拒捕；被民團疾下毒手，將他打倒，捆上。他久戰力疲，身負重傷；一口氣緩不轉，頓時氣厥過去。及至天明，鄉團首腦人恨他罵不絕口，便把他裝上大車，押解到縣城：「小子，你就是知府衙門的師爺，你也不能半夜拿刀跳牆，強入民宅。你是官面，你可以到官衙裏說去。」就這樣替賊頂了缸。

解到郟城縣衙，縣中很有一兩人曉得蕭承澤的來歷，原是卸任知府李大人的門客，理合將他開釋。只是他冤忿難伸，噉噉抗辯，禮貌上有點差池，相貌上又不大像西席，鄉團又力指他夜半持刀行兇拒捕，大有賊盜罪嫌，他竟鬧了個有口難訴。他儘管說明他

的身分，無奈李知府的內眷逃走逃亡，連奴僕也沒影了，沒有人出來反證一下；郟城縣知縣便把蕭承澤下了獄，認爲他即使沒有殺人大罪，也當有通匪或爲非的重嫌。蕭承澤到此地步，百口莫辯，罵了問官，結果越強辯，越受刑訊。幸而李步雲公子來投狀了。李公子是苦主，又是宦裔，專先又會到郟城縣衙，拜見過知縣；這一來，方得平反冤獄，把苦主家的門客蕭承澤摘落出來。

蕭承澤本負重傷，在獄中幾乎氣死。掙出性命來以後，忍不住大忿大罵，而且大哭不休。向李步雲說：「這世界簡直暗無天日！大兄弟，你不要打官司了。你不要妄想告狀申冤，告狀決計申不了冤。」李公子道：「我怎麼辦呢？」蕭承澤道：「大兄弟，我們要想別的法子，替伯父伯母報這不共戴天的大仇！據我看只有一招，博浪沙的大鐵椎，砸不死暴君，還不能殺死計百萬兩個土豪兒子麼？大兄弟，我們不要瞎在這裏，寫狀子，等回批，盼望由皖南把計百萬兩個狗子解到這裏，給你定罪出氣。大兄弟，你依着我，我們趕緊走罷；我們還是親找到獻糧莊，……他們能夠花錢買出強盜來害你，你就不能義結江湖英雄，幫你行刺報仇麼？」

李步雲公子還在遲疑。蕭承澤頓足捶胸的說：「你才是一個書生，豆兒大的秀才，如今你無拳無勇，無財無勢，老伯是去世了，『人在人情在！』況且，你想，老伯又如何？堂堂一任知府，還鬥不過豪紳他那百萬貫的家財！他們計家接連告狀，又賄買御史譔參，一心要澈底毀害了老伯，他只把老伯的一任知府現缺搬倒；他還覺得不解恨，又

花錢買出賊來暗殺。買賊暗殺，就比經官告狀有效驗。大兄弟，你琢磨琢磨，筆能趕得上刀子麼？憑你螳螂似的一個小書呆子，要想痛痛切切，寫一張呈子，就能申冤；你你就刺出心血來，不就是白紙黑字麼？……」

這話說得很刻毒，李步雲不禁毛髮森森，如利錐刺心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對的，對的，打官司的確弄不倒計賊！縣官便說過，抓不着切實人證物證，官司不好打勝。你的見解很對，我們也去行刺！怎麼挨他一拳，就怎麼還他一脚。……」於是決定了再不纏訟的主意，李步雲伴同蕭承澤，很快的離開了兇殺肇事地點的郟城縣。

第三章 覆巢燕骨肉重相見

李步雲離開郟城，純是爲了尋妹訪仇。可是尋妹訪仇，只一邁步，便要花錢；花錢便該先籌款。傾家之後，又加以涉訟，他早已囊空如洗了。既然要辦大事，用大錢；求幫告助，當然不成，他也不肯；他上那裏弄錢去呢？

李步雲只好決計先回原籍，變產籌款。可是，既須回籍，那便該將雙親的靈柩順便帶回故土，入土爲安的了。好在羣賊已散，起靈柩不致生他故；李步雲由蕭承澤幫助，把李太守夫婦的遺骨安然運抵故鄉江蘇如皋。這其間蕭承澤不但出力，一路上車船店腳，全靠他幫忙；而且他更從近處朋友那裏，借了一筆錢，才得助成李公子移柩還鄉的大事。——却不料一到故鄉，『世態炎涼』，李步雲公子遇上了，比仇人比羣賊更歹毒

的自家勢力眼！

李建松太守是廉吏，不肯濫用鄉親本家。鄉親故族投奔到他任上，總被他善言給資遣回。鄉親們志在要個官做，他自然不肯給；不但本衙門不敢用，也不肯轉荐到別處。他們土頭土腦，抱着一腔熱望，特來投官親，求發財；李太守兜頭給他們一盆冷水，說出了宦海風波，吏胥貪鄙，以及當長班，當長隨的萬惡：「你們鄉下人容易上圈套，弄成傀儡，替他們生財，給自己闖禍。你們不知道個中利害，當官作吏，可爲而實不可爲，你們還是回家耕讀的好。」其實是官場傷心語，閱歷之談，倒弄得遠房親族，近支戚畹，歡天喜地而來，垂頭喪氣而去。於是乎把李建松暗地恨上：「你看他做了官，不認得老鄉親了；親鄰世誼，他誰也沒拉拔！」

現在可好，清官，清官，鐵面孔，冷心腸，仰着脚，死回家，老婆被人慘殺，女兒沒了下落！「天道好還，」李知府這就叫遭了天報，誰教他當官太無情，親親故故，毫不照顧來着！

李知府既因「不任用私人，」大招鄉謗；今一旦身死勢敗，兒子李步雲又是年青書生，同族們不加哀矜，反倒趁了願。更有的存心險惡，乘危覬產，企圖把李公子擠出家鄉以外。

李公子要想變賣田產，本家們立刻議論紛紛，左阻右撓，橫加破壞。「爹剛死，就賣田，雲哥簡直是敗家子！」孝子要擇日開弔，發喪，出殯，這也有人搗亂，「汝親仇

未報，縱及黃泉，其目不瞑；汝宜枕戈復仇，務雪奇冤。汝父母遺糶，但當浮厝，以示有待也。」理由很正大，其實是存私心，擠兌李公子入皖控仇，自然就離開家鄉，對產權也就無暇過問了。李公子再也想不到，本家戶族是這等毫無心肝。他身返故廬，「苦塊昏迷」，幾幾乎陷入環攻；他的痛哭流涕，只換來冷眼，冷諷，得不到半點同情，倒招來許多排揎。李映霞小姐的失蹤，他們不問黑白，妄肆譏彈：「李建松必是缺了德，若不然，他的女兒不會，……」年高望重的老族長也嫉妬李建松當年的官勢，居然對着兒子，指斥父親：「步雲，你爹爹做的太絕情了，果然落到這一步。試問他居官數十年，本家戶族可有半個人沾過他的光沒有？他也不想，怎麼叫木本水源？自從他做了知府，好像把李家一姓的風水，全教他一人拔盡；他從來不肯提拔後進，顧恤本族，他一點骨肉情誼也沒有！假使他肯成全自家人，本族子弟有那一個半個，做官爲官的，到了現在，豈不是個幫助？常言道，官官相護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；你爹爹不留後手，所以落得孤立無援。他一生受病處，就是心胸太隘呀，太毒呀！光知一味做清官，不肯汲引親故；又不懂看風使舵，要跟豪門硬碰，結果怎麼樣？孟子不說麼，「爲政不得罪巨室，」你爹爹傲上恤下，妄想替小民造福，殊不知獻糧莊計百萬乃是出名善人，又是萬歲皇爺賞過匾的順民，你爹爹硬要碰他，豈不是自找倒霉！」跟着把李知府的死因，加以誣蔑的推測，把李步雲氣得半死。

蕭承澤尤其忿怒，說道：「大兄弟，不是我嘴損，你們這些本家，全是些冰凍的四

條腿，一點人心也沒有；一張口，就是幸災樂禍！你不要出大殯罷，暫且把伯父伯母浮厝起來，不必變產惹氣；索性我們多少弄點現錢，我們趕緊的走！我們不能跟他們這些勢利眼認真，有許多大事等着我們辦呢！」

李公子割賣祖產，既有人明面上，暗地裏打破水；連問幾家買主，一致的乘機貶值，要白揀便宜。不但賣地籌款，辦不成功，反惹出許多閒氣；就是李家的住宅莊院，也不容易收回。李公子未歸前，這片大宅向由第四房本家借住，算是留守看房。李公子扶柩而歸，他們只肯讓出幾間正房；話裏話外，慫恿李公子進京告御狀，斷斷不該久戀故鄉。四房的居心昭然可見！李公子要的是錢，迫不得已，打算變賣舊存器物，他們也像串通了似的，誰也不肯買，買也不給善價。倒是外莊的幾家老佃戶，聽到少東的苦情，把幾筆地租如數送來，這倒救了李公子的急。李公子一心結計着尋妹訪仇的大事，沒有心腸和本家嘔氣。又經蕭承澤的解勸，他就浮厝了亡親，攜帶這些現銀，含怒拂袖，躲開了他的本家，離開了他的故鄉。

他於是開始了訪仇尋妹。

不久，在豫中永城縣，楊華的故鄉，來了一個驀生的人，一再打聽楊華的踪跡。那時候，楊華還沒有回鄉，剛由淮安轉到鎮江，正自重圓舊好，趕辦喜事。楊柳情緣的波折，李映霞的孤踪暫寄，楊府上一點也不知道；來的人自然一點甚麼也沒問出來，便很沮喪的離開趙望莊。

又不久，在鎮江府魯宅，也來了一個薦生人。那時候，柳門大弟子魯鎮雄，正攜小徒，遠赴洪澤湖寶應縣，應邀給十二金錢俞劍平幫忙訪鏢鬥豹，魯府上沒有知底的人。玉簷杆楊華，恰又和岳父鐵蓮子柳兆鴻，愛妻柳葉青，結伴南訪獅林觀，裏向獅林三鳥，索取那得而復失的青鏢寒光劍，人是剛剛走了。那個薦生人恰巧又撲空，只得把間接問來的話，帶了回去，向李步雲，蕭承澤學說。

於是韶光瞬度，李步雲、蕭承澤，到底連翩親臨，在河南省永城縣趙望莊，雙雙出現。

這一天，楊宅男主人玉簷杆楊華，親戚鐵蓮子柳兆鴻，晚輩朋友白鶴鄭捷，正在跨院精舍，吃茶閒談；談到了賊人的擾害，如何永遠堵絕，當地的鄉團如何設法，使他更爲有效。此刻鄭捷的傷已然大愈了，他很早的就要回鎮江。楊華一力堅留，不肯教他負傷初痊，便即上路；至少也要多留他住些天，以酬答他爲己護宅的恩義。鐵蓮子回來之後，更對這個徒孫大爲嘉許，一定要永遠把他留在這裏，給自己做伴。順便還要將本身絕技，傳給女婿楊華，兼及鄭捷。本來教一人也是教，教兩人也是教；有兩三個學者，更容易彼此觀摩切磋。柳老說出這個主意，鄭捷方才打消了去志。鄭捷是聰明人；師叔楊華，師姑柳葉青，跟李映霞的糾葛，他是了解的。儘管師祖安心托樑換柱，要把李映霞許嫁給鄭捷，鄭捷却不肯做這樣事。他早就私發牢騷：「我憑甚麼揀人家的甩貨？」雖然他年青，只憑他那機警勁兒，繞圈兒把話一描，已將師祖試探保媒的口風封住了。

這些日子，鐵蓮子再也不肯舊話重提了。——現在他們師徒三人，剛剛練拳下場，只是在精舍歇汗品茗，漫無所謂的隨便閒談。

正談處，門房楊升捧名帖來報，外面有兩位遠客來訪，一位姓李，一位姓蕭，還帶有很多的禮物。鐵蓮子柳兆鴻詫異道：「這又是誰？你的朋友真不少！」玉旌杆楊華一看名帖，直跳起來，道：「哎呀，原來是他，——他是我的老朋友蕭承澤！他來了，好了，我們可以曉得霞姑娘她的胞兄的下落了。嘿嘿，您看，霞姑娘的令兄也來了！」一疊聲的說：「快請，快請！」

鐵蓮子索過名帖一看，這一張寫着：「年家眷沐恩愚小弟李步雲頓首拜」，那一張寫着：「譜眷愚小兄蕭承澤頓首拜」。柳老不禁皺眉道：「這一大串稱呼？我最討厭這年家眷幾個字，簡直不像話！這李步雲真是霞姑娘的哥哥麼？」

楊華道：「是的，一準是的。你老看，他叫李步雲，霞姑娘叫李映霞。他們哥兩個，一個雲，一個霞，全是打雨字頭排行的；除了他，還有誰？況且這沐恩兩個字，下得也很怪。當然他已然曉得我會經救過他的令妹，并且也像曉得了霞姑娘，現時寄居在這裏似的。」白鶴鄭捷道：「他同蕭某人一同來，一定是很知道詳情的了。」楊華道：「我們最奇怪的是，李公子他居然沒死，也不知到那裏去了，事前一點消息也沒有，現在忽然出現。尤其奇怪的是，蕭承澤大哥，那一天他拒賊落後，就沒了踪跡……」鐵蓮子道：「不用講究了，見面一談，豈不全明白了？」

僕人在前面走，楊華急整長衫，要到外客廳延見。鐵蓮子說道：「你索性把客人讓到精舍，我們都要聽一聽。」楊華連說：「好！好！」一直迎接出去。

楊華，李步雲素不相識，此刻迎出大門一看；蕭承澤還是那麼黑，還是一臉疙疸，粗粗魯魯，師爺打扮，穿長袍馬褂；和一個少年書生，各把許多禮物，放在門洞春凳上，兩人並肩立在門洞中。這書生長身玉立，形容清俊，本來美如好女，和李映霞相差不多，此刻身罹重憂，爲了行旅之便，未着喪服，只穿灰布長衫，氣色顯得異常慘淡；只兩隻眸子於鬱鬱之中，微露英光，可見他爲人文弱，志趣却朝而剛。客主抵面，李步雲側顧道：「蕭大哥，這位想必是楊公子，楊恩人了？」蕭承澤早大叫一聲，撲上前道：「楊賢弟，華二弟，我到底找着了你了！」大眼一瞪，眼淚滾滾流落下來，把楊華的手抓住，急口的問道：「華二弟，華二弟，我說，你把大妹妹救到那裏去了？那天，你到把他妹妹，把李小姐，救出來沒有？我聽說你新近續的絃，……我那天教鄉團拿我當賊活捉住了，我記得你把我大妹妹揩起來跑；到後來，我從縣牢掙扎出來，我就緊打聽，怎麼說你……我派人先撲到這裏，又撲到鎮江，怎麼全說你出門了，上雲南去了？到底大妹妹，到底李小姐，就是李映霞小姐，就是他的胞妹；就是這位李步雲李公子，我的義弟，他的妹妹，究竟是死是活？救出來沒有？沒教賊人架走罷？我記得那天逃開了，你快說，她現在那裏？」

蕭承澤大瞪眼，沒頭沒腦，滿臉淚痕，一陣亂問。又拖着楊華的手，往李步雲這邊

拉；拖着李步雲的手，往楊華這邊拉，一疊聲說：「我給你們引見引見，這位就是楊華楊二哥，是我的盟弟；這位就是李步雲李公子，是我的恩主李大人的令郎。……華二弟，大妹妹她現在一定還在人間，她不會慘死的。你說，她怎麼樣了？現時可還在你們家麼？」

楊華不由要笑，又不肯笑。見李公子拱手當胸，面對自己，欲言不言，也是一臉焦急；他就連忙回應一句道：「李公子，久仰，久仰！蕭大哥，你不要慌，我們屋裏說話。你們全放心，李小姐已然救出來了，現在就住在這裏，沒有被賊架走。我找你找不着，我就把李小姐先送到淮安府她令親賀家。賀家不收，我不得已，才又把她交給內子；由內子的父親認她做義女，她現在就寄居在舍下，和家母同住上房。……她安安全全的，你們放心，她很好，不要着急，等我把她請出來。咱們裏邊坐！」立即舉手，往院裏讓客。

蕭承澤一聽李映霞健在，頓時大叫了一聲：「我的祖宗，謝天謝地，你果然把她救出來了。怎麼樣？大兄弟，老伯一世清白，居官廉介，他的後嗣兒女，斷不會淪落的。我的祖宗，天爺，我先謝謝你，沒把我這大兄弟跟我活活急殺。我們滿天捕螞蚱，亂尋亂找，現在可好了，有了準下落了。」蕭承澤簡直比李步雲還着急。現在滿臉得色，如釋重負，歡喜得直跳，連連搖撼楊華的手，連連說：「華二弟，華二弟，你積德積大了。」竟沒容李步雲開口說話，一手拉住楊華，一手拖住李步雲，笑不成聲的嘮叨

「好好好，天爺，活祖宗……咱們裏邊談話。」吩咐司關楊升，代提禮物包；他反而邁步當先，推楊拉李，直往裏院走。

曲折行來，到了精舍，蕭承澤重替兩人介紹。李步雲渾身戰抖，到此方才面對楊華，鞠躬叫道：「楊公子，楊恩公，你是我李氏門的最大恩人，保全舍妹清白，就是保全寒家一門清白！」竟撩衣跪倒在地，連連頓首；嗚咽陳情，涕淚滿面。楊華慌不迭的扶攙，說道：「這可不敢當，請起，請起！」蕭承澤插言道：「華二弟，不成，一定得叫他磕頭，我也得磕頭，你坐正了罷。」強推楊華就坐，他也爬倒磕起頭來。把楊華鬧得手忙腳亂，窘不可言；吃吃的說道：「嘻嘻嘻嘻，這不像話，快不要這樣，蕭大哥你別跟着鬧了！」全拖不起來，只得趕緊跪倒相陪。好容易等到蕭李二人各磕了八九個頭，方才一齊站起。李步雲，蕭承澤一邊一個，仍強請楊華落坐，然後反賓為主，兩人陪坐在旁邊。

蕭承澤還要絮絮叨叨，細說前情，追詢舊事；李步雲微微示意，阻住了蕭的談鋒，唏噓說道：「楊大兄，小弟深知大恩不言報，感激應藏在心中！小弟家門不幸，遽遭滅門之禍，舍妹零丁弱女，身陷魔劫；小弟萎懦不才，力不足庇骨肉。若不是大兄慷慨拔刀，小妹辱甚於死，小弟直不能爲人。現在，既蒙救出舍妹，又蒙收容她，不但我李步雲畢生感荷，便是先考先妣，魂在黃泉，也必銜感大德。我小弟此番和承澤大哥前來登門奉謁，一來頂禮叩謝，二來便是尋妹，以圖骨肉完聚。小弟此刻心緒如焚，恨不得立

刻面見舍妹；告訴她我現在沒死，正在厲志訪妹尋仇。可憐先父先母避仇殞命，一家十數口全付劫灰；只贖我小弟和弱妹焚焚二人。我寸心如割，亟欲見舍妹一面；大兄，可否先把舍妹喚出來，我要看一看我這劫後餘生的弱妹。……」說着忍不住又痛淚潸潸而下。

玉簾杆楊華很了解李步雲這份心情，忙道：「好，我就請令妹去。蕭大哥你先勸李公子定一定神，這一回本是你們親兄妹大劫之後，骨肉重逢；莫說你當局者動心傷情，便是我們局外人也自辛酸悲慟。令妹在舍下處得很好，她也是很繫念你老兄的存亡，悲傷先人的慘逝；飽經憂憤，身心未免脆弱。停一會你們見面時，千萬彼此要節悲；若不然恐怕她猝見親丁，反致驚倒。」說罷，命僕人獻茶。本可以遣僕到內宅傳話，把李映霞請出來；他要先墊一個底。便站起來，向李蕭拱拱手，親自去請。鐵蓮子柳兆鴻，白鶴鄭捷，懷着好奇心，同情心，從內間走出來，和李蕭攀談。

楊華這番很仔細，先到己室，見了柳葉青，對她說：「青妹妹，我告訴你一個奇信。霞姑娘的胞兄李步雲有了下落，現在他和我那位義兄蕭承澤，雙雙找我來了。」柳葉青正自哺嬰，不由驚喜道：「是麼？她哥哥居然還在人間，沒被賊人戕害麼？」楊華道：「是的，他現時就在精舍，正跟岳父說話呢。」

柳葉青十分聳動道：「這可是天大的喜訊兒！霞妹妹看外面隨緣度日，骨子裏總似乎傷心鬱悶。這可好了，她們居然骨肉重逢了。咱們快給她報喜信去。我說，我可以陪

着她，去見她哥哥去麼？」楊華道：「這個，這有甚麼不可以？不過，我們總得先稟報母親一聲。咱們這樣辦，我去到上房，稟告母親，由母親正經告訴她。你不妨單過去，暗中先通知他一聲。」柳葉青道：「那又何必多費一兩道手呢。這本來是好事好信呀，早早教她曉得，豈不痛快？」楊華道：「正因為對她是好信，我却怕她傷心絕望已久，驟聞好信，精神激動過甚，當場便許喜極暈倒。你可以先過去，慢慢的告訴她，不要叫她抽冷子猝受激盪。」

柳葉青非常欣喜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對！我這會子，剛一聽見，也是高興得心上撲登撲登的跳。她當然更關心，真格的就許驚喜過度，喜歡死了。」便緩緩的放下嬰孩，叫來乳母看着，她自己很快的奔上房去了。

玉簷杆在正房裏稟告母親，柳葉青逕到別室，找見李映霞。見她正自倚窗挑綉，神情悵悵，抬頭看見柳葉青，立刻臉上堆歡，叫了一聲：「姐姐！」放下活計，伸足下床。柳葉青忙走過去，緊偎着她，不教她下地；竟環臂一抱，這一手把李映霞攔腰摟住，那一手便握住了李映霞的手。說道：「妹妹你不要一個人發愁，傷心了，我來給你報個喜信，你那令兄現在有了下落了。」

李映霞愕然道：「是麼？可是姐夫給打聽來的麼？」凝眸望着這江東女俠，暗察她這話的神情，究竟是開玩笑，還是故意慰解自己。

柳葉青畢竟沉不住氣，搶着說：「可不是麼，正是你姐夫打聽出來的。你那令兄不

但沒死，而且還正張羅報仇尋妹，也就是正自尋找你的下落呢。霞妹妹你可大喜了，骨肉重逢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；霞妹妹，你當然着急要見你令兄的了，你說還是教你姐夫把令兄邀來，還是由我陪着你去見他？」

李映霞道：「唔？……」剪水雙瞳重新注視柳葉青，仍不肯信以爲實，笑着說：「那敢情是喜事，姐夫真給找得來，只給他一個信，他還不來麼？那還用得着勞動姐姐，陪伴我去？只是，我這些日子心焦麻亂的，接連夢見先母和家兄在一塊兒站着瞅我，我疑心他也許不在人間了。姐姐，你不要給我開心了。其實前後也快兩年了，家兄倘在人世，無論如何，他也該打聽那位蕭大哥；再由蕭大哥那裏打聽姐夫，很容易的便可以訪明我的下落，他一定要找到這裏來的。可是事隔兩年，我找他不容易；他找我并不難；可是他至今不來找我，我睡夢裏總覺得他凶多吉少，多一半不在人間了。我也老早的死了這股子心了；我原要死心塌地在這裏，……」說着眼圈紅潤了，強忍着眼淚，衝柳葉青一笑。

柳葉青嗤的笑出聲來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別看你聰明，事情倒也有你那麼一猜的；究其實還是你是關心太過，不敢往好處想。霞妹妹，這一回你可沒猜對。你那令兄不但還在，就是你那蕭大哥，也陪着他呢。現在他們倆就搭着伴，一齊找尋你來了；我決不騙你，你說你信不信罷？」

李映霞強笑道：「姐姐固然不騙我，我可不大敢信我的命運。像我這樣薄命人，那

有這麼好的遭遇呢？」

柳葉青且笑，且嘆，且點頭道：「嘻，到了你還不敢信麼？你看事看得太悲了，可你是你實在是否極泰來，你不但命薄，你還真真交了好運。現在你那令兄和你那蕭大哥，他們哥倆真格的雙雙來到趙望莊了，找你來了，接你來了！」說到「接」字，可說是脫口而出，忽然想到不對勁，就戛然而止。一臉笑容的說：「霞妹妹，跟我走，快去見你哥哥去。他現時就在跨院精舍，正同我爹爹說話呢。」

柳葉青過來曳李映霞，李映霞頓時面色由蒼白變成死灰色，渾身禁不住亂抖，吃吃的說：「姐姐別鬧，是真的嗎？是真的嗎？」柳葉青道：「咳，這還有假，人都來了，說了半天話了。好妹妹，你可大喜了，骨肉團圓了。」

這時候，李映霞果然精神震撼異常。如絕處逢生，如臨命逢赦，睡寐夢魂驚，反畏消息來；柳葉青握着她的手，她的手冷如冰，不由己的戰慄。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這時候，楊太夫人扶婢親自過來，後跟楊華，一個小丫頭雀躍着先跑來，老遠老遠的叫：「李小姐，李小姐，我們老太太過來了。李小姐，您大喜了，你的哥哥他尋找你來了！」

「哎呀，我的天爺，是真的我哥哥沒死嗎？真的找來了嗎？他現在那裏？」掙命往外搶，柳葉青忙說：「妹妹不要忙，你先定定神，我娘來了。」

楊太夫人，楊華，母子齊到，齊說：「霞姑娘，你大喜！」

李映霞竟站立不住，一頓身坐在茶几旁小凳上，說道：「伯母來了。我家兄他是來了嗎？謝天謝地，我李家門有後了！」忍不住要放聲一慟，可是她忍而又忍，居然忍住。真是費了很大的氣力，抑住了喜極而悲的愴慟；面對居停主人，換出了笑靨。說道：「這可是難女的造化，這可真是託庇府上的洪福！」

楊氏母子圍住了她，都替她喜歡。李映霞定省移時，方才說：「伯母，我要看看家兄去。……」楊太夫人道：「何不把李公子請進內宅來？」李映霞忙道：「不用，不用，我出去看他去好了，何必給伯母添麻煩？」楊太夫人笑道：「這是天大喜事，霞姑娘，我也要見見你令兄，我也替你們喜歡。」

楊華道：「我這就去請去，還有蕭大哥，也不是外人，他也要給母親見面請安的。」一陣風似的走出去了。楊太夫人看着李映霞的神色，點頭歎息道：「我說呢，我從那裏看，都覺得霞姑不是薄命人，斷不會落成孤鬼游魂似的。我的老眼不花，真就沒看錯。李公子遠來是客，就把他請到上房來罷。我說二孀，你也把霞姑娘陪到上房來；霞姑娘，咱們全到上房見面好了。」

楊太夫人已經看出李映霞神情悲愴，氣促力頹的樣子；叫柳葉青好好攙陪着她，一同來到正房。李步雲，蕭承澤，此時正和鐵蓮子柳兆鴻，白鶴鄭捷講話。柳老在楊華剛進內宅時，便從內間出來，代做主人，陪着李公子敘談，並詢問他舉家被難的經過，兄妹失散的行踪。李公子草草講到被賊，傾家，控仇，纏訟，以至移櫬，還鄉，變產，內

訂，……兩年奔波，尋妹今日才得，復仇不知何年！談到傷心處，悽然淚落，蕭承澤提到官府籲頂，誤把自己當賊，後來真相已明，仍然不肯認錯，倒嘔氣把良民毒打。李公子又提到本族乘危覬覦，阻撓買田；反抬出大道理來，掩飾他們無恥的陰謀。鐵蓮子聽了，氣得發哼，幾乎罵出口來。正要細問詳情，楊華已然走出來傳述母命，請李公子到內宅會見。李步雲公子抱歉說道：「小弟倉卒而來，衣貌不整；但是我理當到上房，給伯母請安的。」蕭承澤忙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們只顧跟柳老前輩攀談，忘了給老伯母稟安了。走罷，我們進去罷。」

李步雲，蕭承澤，整齊衣冠，由玉簷杆楊華引路，從跨院繞進內宅。升堂入室，李步雲抬頭一看，一位白髮如銀的老婦人，扶婢立在堂上；料知是楊太夫人，忙趨行一步，納頭叩拜，蕭承澤也即跪倒。禮畢，平身，楊華讓坐。李步雲不肯就座，向楊太夫人垂手肅立說道：「老伯母，小侄李步雲，慘遭家難，骨肉流離；舍妹映霞承府上救護收恤，小侄畢生感戴，無以為報……」又恭恭敬敬叩下頭去。

楊太夫人側身含笑，命楊華跪扶，說道：「李公子快不要這樣說，久聞令尊老大人是位賢吏，令妹又是貞烈閨媛，我實是欽佩她，歡喜她。她在舍下，正和一家人一樣。我知道公子尋訪令妹，焦盼已久；我們回頭再說話兒，請你們胞兄妹先見過了面罷。」側視內室道：「快把李小姐請出來。」

李映霞正和柳葉青駢坐在內間，李公子在中堂朗朗致謝，映霞已全聽見。骨肉關

情，失聲說道：「呸，真是我哥哥！」才聽得一聲請，小丫環剛把門帘撩起，李映霞遽然站起身，踉蹌走出來。柳葉青忙說：「妹妹慢慢走！」李映霞再也顧不得禮貌矜持，如風擺弱柳，眼望李步雲，一直撲了過去。兩手抓住了胞兄的兩臂，哀嘶道：「哥哥，哥哥！」痛淚像決了河流似的潛潛而下。李步雲尚能支持，然而也已忍不住，雙手交抱住妹妹的兩臂，失聲叫道：「妹妹，苦命的妹妹啊！你和我都成了無母的孤兒了！你和我都背着血海深仇，我們怎麼辦啊！」四臂相抱，癡立屋心，肩頭都一聳一聳，體如篩糠。明知身在別人家，不宜悲哭；到底耐不住嗚咽，哽噎，到底失聲號啕起來了。

楊太夫人，楊華，柳葉青，尤其是蕭承澤，眼見這大劫之後，造次重逢的胞兄妹，這樣痛斷肝腸的悲泣，都覺得酸心砭骨，難過非常，也覺得非常失措。他們兄妹當然要傷心，那能立刻就攔勸呢？

李映霞漸漸支持不住，淚眼環顧，強自吞聲，一口氣緩不轉，突然軟癱下去。李步雲張皇急叫，柳葉青趕忙的搶上一步，把李映霞架到旁邊椅子上；替她解領扣，揉胸口，舒心氣，並且輕輕搥拍她的後心。李映霞面色慘黃，依然哽咽酸嘶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楊府的人很有點受窘。勸罷，人家骨肉分崩，雙親慘亡；僅存的這同胞兄妹，於消息斷絕後，一旦重逢，設身處地的想，焉能不痛心？若強加阻勸，倒像做主人的厭惡哭聲，禁制人家悲哭，似乎不近情。不勸罷，坐視兄妹哀號，袖手旁觀，又不甚像樣。而且這兄妹二人起初矜持，一經放聲，便痛定越發思痛；傷心身世，頓忘了目前環境，

簡直越哭越高聲，好似舉哀一般。倒鬧得楊府上內外男婦奴僕，莫不駭異，齊奔來窺伺，還當是主人家出了岔錯呢。

經過了好大工夫，李映霞，李步雲把嗓子都哭啞了。蕭承澤陪着傷感，看出楊華等代爲傷心的意思，和束手惶窘的神情，忙抹着淚，過去叫道：「大兄弟，大妹妹，不要傷心了！別哭壞了身體。你們現在總是骨肉重逢，往後還有好多事要辦呢，千萬珍重保重。」

柳葉青看了婆母一眼，拉了李映霞的手，也再三解勸。漸漸的止住了悲聲。這兄妹又增慚容，齊向李太夫人道歉：「小姪姪女一時忘情，老伯母多多擔待！」

楊太夫人安慰道：「楊公子，霞姑娘，你們不要客氣！你們的遭遇，連我都聽着傷心，你們快不要傷心了。」這話有點逗笑，看着二人涕淚橫頤，吩咐使女：「快給李公子，李小姐打面水來。」

又見李映霞收淚之後，面對胞兄，一言不發，雙眸凝神，似有深思，眼淚依然斷斷續續的流。太夫人年高多識人情，便又吩咐：「李公子遠道來尋妹，一定很勞累。我們在這裏，他們兄妹也拘束，可以把李公子讓到東廂房歇息！」又笑道：「你們親兄妹也該說幾句體己話了。」李映霞忙一定神道：「伯母太客氣了，姪女倒是要跟家兄談談今後門戶大事，……」柳葉青忙道：「好罷，你們找個地方談罷，我領你們去。」

賓主在正房堂屋，談了一會；楊華，柳葉青夫婦倆，親引李氏兄妹，到了東廂。楊

華另將老友蕭承澤邀到精舍，和柳老鄭捷，細談當日之事。

到晚上，擺筵給李氏兄妹賀喜。

李映霞和李步雲公子，在東廂聚首，兄妹二人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，彼此敍起兩年來的遭遇。李映霞問完了胞兄，便說到自己；身爲楊華所救，至今寄居在這裏，非親非友，不是了局。問胞兄：「今後打算怎麼樣？」李公子嘆息一聲，說出自己要毀家復仇，已將岳家婚事打退了。李映霞感然道：「哥哥要復仇，這是很應該的。但是你正該把嫂嫂娶過來，先把我李氏宗嗣延續了，以後再設法報仇。你怎麼無故退婚呢？莫非樊老伯家，見我們父死家敗，先有嫌貧悔婚的意思麼？」李步雲道：「他們倒沒有，這只是我一個人的意思。」

李映霞搖頭大不謂然。半晌說：「哥哥，報仇是對的，毀家却不可行。你不肯成家，不肯娶嫂嫂，難道你我兄妹兩個，全變成無家之人，奔波道路，效法吞灰的豫讓，行乞尋仇嗎？小妹畢竟是女子，怎好流浪風塵；你不成家，你可把我安置到那裏呢？」李步雲道：「噢，這一層，却是要緊。但是，你教我怎麼成家？我已然把退婚的信發了。……」

李映霞道：「咳，哥哥你做得太過了。你的志氣是對的，臥薪嘗胆是應該的，但你何必退婚？你難道從此終身不娶麼？」

李步雲苦笑道：「我若不殺了計家二子，我便再不享人生之樂，我便以鰥夫終身！」

李映霞很動容的道：「哥哥的苦心，我全明白；只是我呢？」

李步雲道：「妹妹你麼？」不由站起身來，來回走溜，扼腕歎道：「妹妹的終身大事至今未定，煞是難處，真是的，我應該怎樣安置你呢？」

李映霞拭淚道：「哥哥，你說罷！如今我家只贖你我兩人了，你就是我們一家的主心骨；我有父從父，無父從兄。……」

李步雲道：「妹妹，我的苦命妹妹！……」忍不住又流下眼淚道：「依我的打算，我們的終身大事，暫且從緩，我們必須先尋仇。」

李映霞慘笑道：「甚麼終身大事，當然不在我們的慮下。只恨我究竟是個女孩子，終身不必問；安身之處，哥哥你不能不替妹妹打算一下呀。……我以為哥哥應該把嫂嫂娶來，找一個隱僻地方，閉戶遷居，以避敵眼。我便和新娶的嫂嫂在一塊過活，也就是苟延殘喘，直熬到你把報仇的大事辦完，然後……」

李步雲公子道：「娶嫂嫂的話，已經不行了，我已早早把信發了。我可以把你安置在……本家，舊戚，……咳「人在人情在」，這回還鄉變產，我領略已深！算起來，倒是這楊府上，據蕭大哥說，楊仁兄爲人慷慨仗義，倒可以託庇他家。我不知你在這裏寄居的情形到底怎樣，若教我看，就說剛才罷。楊太夫人那番意思，似乎很拿咱們當一回事似的。妹妹多的都在他們這裏住了，莫如接着住下去；等我報過了仇，我再接妹妹出來。……」

李映霞不語，面色本來未恢復，此刻驟聞此言，神情又變，淚點又決河似的流了下來。哽咽半晌道：「不錯，楊宅上下都是佛心人，但跟我們非親非故，賴狗求食，未嘗不可，人家倒也不在乎；只要我們問心能安，儘管可以賴下去。哥哥，哥哥，我今日盼，明日盼，好容易盼着見了你的面，我的心事已了，李門算是有後了。我一個女孩，無關於報仇大計，父母生我，也算徒然。我莫如趁早尋個自盡，也省得累墜累墜，給哥哥添煩！再不然，削髮出家，也可以碍不着旁人。哥哥，你索性找個尼菴，把你妹妹送到尼菴去罷！在那兒我可以念佛吃齋，替父母超度，替自己懺悔今生罪孽！」說着吞聲嗚咽，幾幾乎哭出聲來了！

李步雲大驚，連忙過來，撫着妹妹的肩頭道：「妹妹，妹妹，快不要傷心！我一切事都要跟你商量，跟你要主意。妹妹，我們的父母已然死了，只賸下你和我了。哥哥我的打算，如有不合適，妹妹快指點我。妹妹不願在這裏住……」低聲道：「想必是有的地方不方便，那麼，妹妹放心，我立刻把妹妹接出來。我可以在故鄉或在近處，找一處小房，好在我們還有舊僕老嫗。人家兄妹二人，支持門戶，也有過的很好的，何必非要嫂嫂不可？」眼望窗外，悄聲說道：「妹妹，你不知我是怎樣的疼你呢！這兩年，一想到你，我就如醉如癡，便像刀扎心一般；我的親人只有你了，若使你有絲毫不如意，我便不成人子，便對不起逝去的先人。……我有幾句剖心的話，索性告訴妹妹你；既然寄居人家不是了局，我要先把你接出去，先把你的終身大事辦妥，然後；……」

李映霞越發不悅，怒道：「你以為我事到今日，剛剛骨肉見面，便逼你給我說媒麼？你不要妄自菲薄，你也不要菲薄你的妹妹！你不了解你的妹妹的處境的苦處，你的妹妹處在楊宅有多少不便；這裏雖不是火炕，我却如熬如煎，……」

李步雲變色道：「可是有人憎厭咱們？」

李映霞臉色轉紅，嗔道：「哥哥怎的這樣不明白，我是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，平白住在素不相識的人家，出來進去的，親不親，友不友，……你還要我說甚麼？人家就是很寬容，很優待，我受得了麼？」

李步雲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，却也怪不得，這是哥哥粗心。本來男子有交結，妹妹是個珍貴女兒身，丐食寄寓在非親非友的外人家，實實在在太難；實實是我沒有設身處地替妹妹想。我現在全明白了，我就趕緊去外面找房，先把妹妹接出來。」

李映霞看出胞兄慚惶之意，不勝悽然道：「哥哥本是東身自愛，向罕交游的一個少年書生，人情世故，本來不甚明白。小妹雖是女子，這兩年遭難，遇救，被人收恤，借寓寄食，自己確是認清了自己的命運，看透了世道人情的隱微。我先跟楊恩兄，暫住在淮安李家；後跟楊恩兄的岳父鐵蓮子，暫住在鎮江魯家；鐵蓮子這老人把我認成義女了，你不是見過他了？我跟他老人家，又來到這楊宅，做了人家寄居親戚的客中客，搬來搬去，一連三次，我又是個女孩子，歲數又這麼大，我真是深了不是，淺了不是。人家越憐惜我，我越覺欠人家的情；人家越優待我，我越覺不配。你想，哥哥，咱們並不

是小戶人家，妹妹也算是知府小姐；我却逃在這非親非友的人家，心上是什麼滋味，固然主人們很禮待我，奴僕們也很看得起我，我可是處處得小心，怕討了人家的厭。不笑時要笑，不喜時要喜，有了病要不叫人覺出來，明明白白吃不下飯去，也得在人面前強吃強喝。你只稍一發煩，人家上上下下的慰問你，一口一個可憐，一口一個可嘆！又要給你延醫，又要給你尋藥；再不然，責備丫頭老媽，「許是伺候李小姐，伺候的不周到罷？」人家行好積德，妹妹變貓變狗似的難受！哥哥你明白了麼？吃齋飯最不好過，受人憐最難自處。我不說破，哥哥不明白；我要說，又怕哥哥疑心妹妹不貪業，或者猜疑我人大心大。你本是公子哥，那裏曉得妹妹這兩年所受的罪孽！」

李步雲十分慚愧，又十分悲愴道：「哦，我全明白了！妹妹的苦處，我真沒有想到，既然如此，我們速速酬謝人家，速速遷出去便了。」

李映霞道：「哥哥明白我的心就完了！我的拙見，還是哥哥趕緊把嫂嫂娶進門；嫂嫂也是名門之女，我自信姑嫂一定處得來。況且我在人家楊宅還能相安，跟親嫂嫂共處，一定更能相投。這樣，我便可以安身立命，靜待哥哥替父母報仇。等到哥哥把大仇一報，那時候小妹又有一番作爲；那時候我必要做出對得起雙親在天之靈的一件事來，藉此表白我李氏門的清白。……」侃侃而談，不覺又流露出大節凜然的意態來了。

李公子口說全明白，其實他並不能立刻透透澈澈聽明白妹妹的話，只是說：「那樣也很好，我還是先接妹妹；我成家的話，隨後再核計。只有酬謝楊宅這一件事，不大好

辦。常言道，大恩不言報，我們該當怎樣謝犒人家，却是頗費躊躇。……」

李映霞掉頭說道：「那有甚麼爲難？只要你我兄妹不死，往後日子長着哩。我們一步步走着瞧，一步步活着看；若是我們活不長遠，那麼人死『一了百了』，用不着甚麼答報。若是活下去，安知我們沒有力量？安知他們不遇見危難？」

這話骨子裏很冷峭，弄得李步雲瞠目諦視他的胞妹，猜不透妹妹的心情究竟怎樣。可是他縱然是書生，也很聰明，見妹妹眼含淚珠，辭涉激楚，猜想似有難言之隱，忙換言安慰妹妹：「妹妹放寬心，我一切打算，都依着妹妹辦。」

第四章 傷心人歛怨懺情

兄妹又談了一會，主人那邊派小婢來請。兄妹重返楊府上房，楊府上房早已安排下豐富的家筵。分爲兩桌，一桌男賓男主人，一桌女賓女主人。本來是慶祝李氏兄妹的骨肉重逢，却在遜座之後，到底是楊太夫人，和外老太爺鐵蓮子柳兆鴻，分據了男女席的兩個上座。

在筵間，李映霞力持謙抑，向楊太夫人，楊大娘子，楊三娘子柳葉青，很說了許多感謝的話。柳葉青忙前忙後，向李映霞大聲的賀喜，小聲的訴說心腹話。李映霞玉面生春，頗有羞容，只裝聽不懂或聽不見。柳葉青又向嫂嫂楊大娘子耳語，楊大娘子只是含笑搖頭。尷尬情形被楊太夫人看了出來，詰問柳葉青：「二嫂，你們跟霞姑啾咕甚麼

了？」李映霞把頭低下，柳葉青陪笑說：「沒有啾咕甚麼。」

堂客這邊是這樣針尖微逗，略含機鋒。男客那邊，柳老高踞上座，和蕭承澤銜杯縱飲，大說大笑；又和李步雲公子攀談，顯得十分熱鬧。旋又落到復仇這件事上，便細問李公子的先人李太守，和獻糧莊計百萬父子因訟案結怨的詳情，以及計百萬的兩個兒子計松軒，計桐軒，以地方土豪，如何勾結大盜，戕官復仇，殺家「打孽」。鐵蓮子柳老聽蕭李二人痛切的陳說前情，不覺白眉直豎，怒焰上衝，大罵道：「好一個計百萬，好一個土豪！」目視楊華道：「我就不信，你們河南地方的打孽風氣，會波及到皖南！他們能夠打孽，我們就不能打孽了嗎？我們也該跟他們打打！」

李步雲公子不懂「打孽」的講法，欠身動問：「老伯，甚麼叫打孽？」

楊華接聲道：「打孽就是仇殺，是我們河南地方，新興的一種壞風氣。」

柳兆鴻搖頭道：「打孽不能算是仇，聖人說過，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報仇不能算壞事。只是這打孽就不然了，打孽乃是有財勢的人，自己沒能力，沒胆量復仇，倚仗他家裏頭的一點臭錢，僱出人來，替他「拔鬪」罷了。」

李步雲又不懂拔鬪：「老伯，甚麼叫拔鬪？」

鐵蓮子柳兆鴻捻髭微笑道：「拔鬪就是替人仗腰子，發橫發威。……嗚呼！君子報仇，斬頭瀝血不算含糊，惟獨自己不成，花錢僱買刺客，未免做得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看到李公子臉色頓變，心中明白，立刻改口道：「李公子，我想你負着這大仇恨，你應該

設法替父報仇，尋找計百萬的兩個兒子，算算這一筆血賬的了。你打算怎樣下手？是不是也要僱人打擊？」

李步雲倉卒不能回答，遲遲說道：「這個，……小侄乃是文人，手無縛雞之力，復仇的事自知力不勝任。但是大義所在，不敢不勉，我當然要臥薪嘗膽，盡其在我。我們義兄李承澤大哥，將要佐助我。我打算……」說着長嘆道：「小侄打算第一步先要安插弱妹，第二步再規劃復仇。古人云：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。小侄已下決心，務必要盡畢生之力，手刃寇仇；雖需人助，不願完全假手他人。」

鐵蓮子大笑道：「好好，有志氣，你應該自己設法。僱人打擊，頂沒出息；可是你若能學那張子房，憑義氣物色江湖俠客，替你拔刀，那倒是你們做公子哥兒該走的一條正路。」

李步雲面色微紅，緊握指爪道：「是的。」

蕭承澤站起來，大聲說：「着！老前輩說的真對！」自己斟滿一大杯酒，仰脖一飲而盡，看了看楊華，柳老，又看了看李步雲公子。

天下的事，不盡依着人的打算。李步雲公子慘遭家難，爲了死的活的，他必須要葬亡親，嫁弱妹，手刃怨仇，娶妻延嗣，把四件事斟酌緩急，以次辦理。他是中了書毒的人，認爲弱妹乃是千金之軀，比死的還要緊，必得好好安插。最初他草草打算了兩步，第一步仍將弱妹寄寓楊家；第二步，趕緊物色英俊少年，把妹妹的終身大事安排妥了，

他才可以入皖尋仇。他把自己娶妻延嗣的事，擱在最後；這是他的萬不得已。若大仇未報，違言好速，黃泉父母必不瞑目，孔子孟子也將不能饒他。及至跟妹妹一商量，妹妹怫然不悅，一定教哥哥先安家娶嫂嫂，然後妹妹有了存身之處，然後哥哥可以心安理得的去計劃報仇。

李步雲一想到嫁妹娶妻，同時並舉，便良心上刺促不寧。況且他自遭巨變，已將退婚發書出去了，如今改口也不成。從前自己是貴公子，今日落得家敗人亡；即或不便退婚，也恐對方悔約。他自在楊宅，和妹妹見面互訴之後，他就忙着找房子，要把妹妹先搬出去。搬出去的地方呢，妹妹願意回老家；李步雲自己認爲怨仇猶在，本族薄情，故鄉不是樂土。而楊柳翁婿也說還鄉之計不妥。蕭承澤更堅持李氏兄妹當擇強鄰，以防強仇。就在這議論不決之時，蕭承澤悍然的代做主張，在永城縣趙望莊附近，給尋好了一所民宅。這所民宅的光景，和李府在魯南遇變時的那座小村，那所村舍，頗有相似之處。李公子懷然變色，力說這房子住不得。問妹妹，妹妹也說不好，妹妹仍願意返回他們的江蘇故鄉；她說，我們江南人，在這河南地方，不服水土。

最後，還是柳葉青諷示丈夫楊華，由楊華在永城縣城內一家世交處，代爲物色了一所小樓房。這所小樓房雖小而格局，李步雲看了滿意，蕭承澤看了也滿意。李氏兄妹志在「隱居避怨，匿跡復仇；」當然地方越隱僻，越不爲人知才好。這小小樓房，是楊華的老世家至好，永城東門裏，郭五先生「親仁里」，一片大宅子中間的一座小院落。

郭五先生當年有一位姑姑，未嫁而夫死，受着舊禮教的病毒，矢志守着望門寡；雙親特爲她闢地築了這一角畫樓，既似深閨，又似佛堂。這位郭小姐在這一角小樓中，扁居二十餘年，日日以書畫自娛，著有『霜楓吟草』一書。深院小庭，孤樓青桐，幾乎與塵世隔絕。既有這樣空院，楊華和李步雲說了；柳葉青李步雲又先後和李映霞說了。映霞乍聞甚喜，旋復不悅。李步雲釘問她，她又不肯說出不喜悅這小樓的緣故。但終於就這樣，李氏兄妹把這親仁里的寓樓定下了；然後，忙着安家和遷居。

在李步雲，蕭承澤備辦傢具之時，楊華奉母命，贈柴贈米，撥備陳設。李步雲却之不恭，李映霞儘管極力婉謝，又苦無辭。兄妹倆只好感受，忍領了，兄妹倆曾經避着人，低聲的爭執，到底妹妹拗不過哥哥，尤其是說不過哥哥。哥哥講，大恩不爲小讓，欲拒無從，只好將來補報。妹妹講，受人一物，良心上刺了一針，心頭上滿滿釘上了針痕；哥哥你能愧領，妹妹實在難受。

可是這『難受』的話，到底兄妹同懷，有些地方不能互喻，不能揭穿了解說。李映霞臉上一陣青，一陣黃，一陣紅白的難受，話髒滿了胸膈，可惜不能形於口舌。最後是一聲嘆息，李映霞眼含着淚水說道：「我只盼望着嫂嫂趕緊娶過來，才好！」正是『滿懷心腹事，』面對着骨肉手足，也梗梗不克傾吐。況且『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！』兄妹之間越發的不能相諒。却在那另一方面，楊華與柳葉青，夫婦之間，枕蓆之上，也正自格格稜稜，磕磕碰碰，背着人起了私訐。柳葉青像發瘋狂一般，一刻緊似一刻的逼勒着

自己的丈夫，要他這麼說，要他那麼說；又要他這麼做，要他那麼做。

當他們二李兄妹之間，每一對談，便淚灑腮頰之際，也就是他們楊柳夫妻之間，每一抵面，勢必泛起了拾掇拌嘴，夾雜着笑聲，嘲聲，揶揄聲的時候。而且，這其間，每當楊華「王顧左右而言他」的時候，也就是柳葉青罵誓賭咒，自矢決不「悔妬」的時候。

柳葉青儘管指天捫心，恨不得對着夫婿，嚙指自明衷情，而玉簾杆楊華依然有點談虎色變，口念古書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。」並且臉扭向別處，眼望着天花板，說：「男兒自有男兒的氣節，我們伉儷之情今日方才相親相諒。你何必自尋苦惱？我何必自尋苦惱？又何必給別人找尋苦惱？」

這類的話幾乎把柳葉青的腦門子氣破：「好你個玉簾杆，你就把我們柳家的姑娘，看成醋罐子！人家恨不得開膛破腹，要做這一件事；不只爲的是你，實在爲的是她和你，我和她。她欠着你的情，我欠着她的情，我爲的就是要做給你們看看，看看我還是耍醋還是假醋？我們饒自這麼打破沙鍋講到底，你還陰我！我告訴你，婆婆那面，我已經託大嫂子透過去了，映霞這面，我描了又描。這件事非辦不可，你反倒拿橋！仲英，我可是跟你好商量；你再昧着良心，給我釘子碰，我可有我自己的辦法了！」

柳葉青這幾天，天天吵鬧着，自找釘子碰，正如李映霞暗暗鬧着針扎心一樣。

當親仁里的小樓看定了之後，李步雲，蕭承澤忙着安家，搬家之時，當楊華母子忙着贈鋪陳，送柴米之際，李映霞小姐依然寄居在楊府；柳葉青便天天抱着嬰兒，湊過去

游說。此時的李映霞感情震盪，心田上甜酸苦辣交浸。她現在居然有家可歸，骨肉重聚了；她不再化化倪倪，窺人喜慍了。種種心情紛湧，像開了閘，極力的要捺住，竟遏止不住。她好像苦盡甘來，其實苦未必盡，甘未必來；可是她再也不克自制，恨不得放聲痛哭，一發洩積鬱；可是她的身子依然還在他人籬下。尤其難堪的是，她既捺不住這禁遏過久的，沸沸騰騰的心血的煎熬；又不能釜底抽薪，使心神寧貼；她只想設法靜一靜，冷一冷頭腦。她要屏心靜氣的，以口問心的，默默的考慮一下自己今後的處場，以及自家對待楊柳，畢竟是「以直報怨」呀，抑或是「以德報德」？她無論如何，她要趕緊的約束自己的身心。可是柳葉青一點兒空也不給她留，時時刻刻釘住了自己，咬住了自己，時時刻刻向自己耳邊，「這個，那個，」「你們倆，」「咱們三（撒）！」使人急不得，惱不得！

人心是肉長的，人生是有情的，而李映霞不過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孩子。從前又是知府的千金，又度過了兩年多艱苦難堪的籬下生活；她儘管明慧，在感情上她已然担负不下她目下的遇遭的波動了。

好難搪的就是這恩怨愛憎的素纏！一個情敵，你欠過她家的情，她又欠下了你的救命之恩。從前她嫉妬你，用種種方法譏諷你，折磨你；今日她向你權情酬恩，求你下嫁，並不忖量她和她從前是怎樣針鋒相對，側目旁睨；也不忖量一個知府千金，處在今日兄妹相逢的夾當，方想一矜傲骨，一表氣節！固然在當日李映霞窮途末路，曾經一度

忍恥自媒，情甘下嫁，爲奴爲婢在所不惜，可惜這件事早已過去了。柳葉青把好話說了許多，把將來二女共事一夫的好心願許了又許，把好夢描了又描，却不知無形中把李映霞逼勒得椎心刺骨的怨忿。

李映霞忍了又忍，堅持貞介，決不口吐一個「諾」字，也不發洩她的一毫怒氣。只是咬緊牙根，把積忿深怨，轉成了淡笑微慚。輕描淡寫的道歉，欲吐復茹的謝絕：「姐姐的好意，我早已心領了；可是沒法子辦，妹妹要永遠長齋綉佛的了。並且我和我哥哥大難之後，不死重逢；若是父母的深仇沒報，不但小妹的終身不屑一談，就連家兄的婚事也不能置議。姐姐你設身處地的替我們想，我們兄妹今天頭一件事該做甚麼？可不是要報仇麼？可不該這樣做麼？」李映霞把力勸胞兄完婚立家的話瞞住了柳葉青，一字不提。她和柳葉青談到的，不是姊妹的感情，不是將來的婚媾，只是這幾年盈盈弱女託庇字下的大恩。

柳葉青不識起倒，抽暇摸空，屏人私語，死釘不休。一恍過了好多天，只換出來李映霞最後的一句話，那便是：「姐姐您睜亮了眼睛看，只要我家只把我們的仇報了，再把我的那位嫂嫂迎娶到我們李家來，那時候才能談到小妹我的終身！」這本是一個軟釘子，因爲李映霞說的很委婉，又過於坦白；柳葉青更認定李映霞和自己的丈夫舊情未斷，「今我替夫作媒，」她斷不會峻拒的。她的峻拒乃是表示她的處女嬌羞，表示她的千金身份。故此李映霞的冷怨之言，柳葉青反倒信以爲實；當場自己給自己放了一個台

階，說道：「好罷，妹妹說的也是實情，我也十分明瞭的了。只要妹妹的大仇報了，或者令兄把令嫂娶來；這兩件有一件事辦成，你才肯答應我，可是這樣的麼？」不等李映霞回答，柳葉青便認爲是自己說對了，對方默許了；自己立刻替對方做了直爽的答話，道：「這兩件事都好辦，咱們就這末辦。妹妹的大仇，我可以麻煩我爹爹，催他老人家再賣一手，把姓計的那兩個狗子的首級取來，交給你們兄妹，把人頭祭奠你令尊令堂。我再催仲英和那位蕭大哥，趕快設法把您嫂子娶來，然後咱們再辦咱們三個人的事。」說着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我很替妹妹你快活，咱們把咱們三個人的事一辦成，咱們往後盡是順心的日子了。」李映霞道：「姐姐高興的日子有的是，我那能跟姐姐比呢？」

柳葉青乳着她懷中的小女嬰，笑道：「妹妹總是說這樣的話，咱們姐倆是一樣，將來咱們一定是平起平坐，姐妹相稱。仲英又頂着一門兩不絕，娶兩房太太，兩頭一邊大，人家有的是；何況咱們姐倆這麼好法，將來咱們快樂的日子多得很呢。」

李映霞道：「可不是。樂事一定是少不了；姐姐和姐夫都是有好命運的，小妹是永遠羨慕的！」

柳葉青道：「咳，妹妹別改我，妹妹你也……」

李映霞道：「小妹我也怎麼樣？我不過是顆苦瓜星，捏的扁，踩的爛，我沒改姐姐，姐姐也不要改我罷！」一雙星眸低視裙下，粉藕似的手按着胸口，不禁苦笑了幾聲。她的感情努力不教它隨便外露，真是很不容易。遂一閃身，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

們談了好半天了，我看喬伯母去。伯母和大嫂都是好心眼的人，待我無微不至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她們的。」

柳葉青不理會這些話，反而笑道：「你怎麼又說苦瓜星？你們骨肉重逢，正是重振家風的好苗頭，你再不要盡往從前苦時候想了。」

李映霞抬頭看了柳葉青一眼道：「是的，從前的苦處，我決計不再想了。不過從前酸心的事，到底教人忘不下，只一想便覺又酸又辣。……姐姐走罷，我們看看伯母去罷。」不等柳葉青答話，她一逕邁步，躲了出來。却又稍一躊躇，扭頭回看柳葉青，說道：「姐姐，走啊，我替你抱着小寶寶！」柳葉青懷中的小寶寶，團圓臉像娘，通鼻小口像爹，玉雪可愛，兼有父母那樣的伶俐活潑。假在初爲人母的柳葉青的胸前，飽吮乳汁以後，雙眸如點漆，頭向外傾，正自目灼灼看着李映霞；好像很懂事，能懂話似的。李映霞接抱過來，柳葉青掩上了懷。兩個人相借到了上房。

楊太夫人和楊大娘子全在上房坐着，正自借着代謀李氏兄妹安家的事。楊太夫人以爲李公子和李映霞，一個宦家少爺一個知府千金，全是不經事，恐怕未必能夠安家立業，頂立門戶。頭一樣，柴米油鹽，開門七件事，只怕他料理不清楚；「頂門戶過日子，難着的呢。」況且，他們兄妹二人，男大未婚，女大未嫁，缺少一個主中饋的少婦，簡直不成人家。若是一個家庭，上沒有當家老人，中沒有持家的主婦，在楊太夫人想，那簡直是太可怕，太不像樣的事。楊太夫人和孀居的長媳說起這件事來，嘖嘖的發

眉，替人發愁。以爲現在最好當然是勸李公子趕快成婚了，其次便只有由咱們楊家，照應他們這兩個苦孩子。把咱們家可靠的女僕，使女，老蒼頭，給他們撥過幾個去。至少也要三個，一個是貼身服侍李映霞的侍女，一個是廚娘，一個是男聽差；給他們照應門戶，上街買菜，夜晚看門。太夫人沒有把蕭承澤打算在內，以爲像李氏兄妹這樣的家庭，不應該更有壯年門客寄居，那是很不方便的。

楊太夫人和長媳歎息着商量，頂注意的便是男女之大防；和「兄妹不同席，叔嫂不同間」一類的紳宦風教。所以她婆媳借箸代籌，無論如何，也要替李氏兄妹安置上女婢和男僕一樣一個。婆媳的見地大致相同，只有一點參差；楊太夫人主張看門聽差的必不可少，楊大娘子以爲一個書僮也很需要。當然，還是婆婆的主意高，書僮不如司閹。婆媳議論良久，便掄着手指盤算，教自己家中那一個僕婢過去效勞呢？誰最相宜呢？

這時候，玉簾杆楊華在前邊客廳，也正和李步雲公子，議論到安家置僕的事。蕭承澤和鐵蓮子柳兆鴻也都在座。他們是男子，除了用奴僕擺佈之外，還考究到「錢」的問題。李步雲公子既經傾家，恐怕沒有富裕的財力，安置一切。楊華自告奮勇：「如果用錢一方面有何不便，請李仁兄儘管從實說話。」李步雲紅着臉說：「有錢，有錢！」蕭承澤插言道：「大兄弟不要客套，你不是要回老家，再想法子變錢去麼？現在安家，事事需錢，儘管請仲英二哥幫忙，將來你再還他。」

李步雲很慚愧的答應了，隨即檢皇曆，擇日安居，把妹妹接到親仁里小樓。

楊太夫人在事先，將家中撥派的奴僕傳到，愷切吩咐了。命他們認了新主人，從此小心在意，善事公子，小姐，並立刻吩咐他們幫着收拾新宅庭院。到了這一天，楊太夫人親率長媳，次子，陪伴李映霞兄妹，來到李氏新寓小樓，更設筵溫居。次媳柳葉青因爲有小孩，當日不能到場；到場的便是楊華和老母，寡嫂。李步雲公子涕零感激的對蕭承澤說：「楊恩兄和楊老伯母的大恩大德，教小弟我沒齒難報！」李映霞面色蒼白，好像有病似的，向楊大娘子很勉強說了些感激的話。但她眼見楊太夫人那般慈愛的表情，並且一再的表說：「安家不易，短甚麼使的，用的，只管對我說；我家裏還有，儘管拿來使。有話千萬對我講，或對大嫂說，千萬不要懶怠張口。」把李映霞真看成嫡親女兒一樣，李映霞終於忍不住跪在楊太夫人膝前，磕了幾個頭。眼中含淚，口唇闔張，掙扎着說：「老伯母你是佛心的人，賽過難女的親娘。想不到萍水相逢，難女遇見了慈航！」

由此，李氏兄妹算是搬出了楊宅，仍沒有脫開楊府上的蔭庇。

李映霞和楊府撥來的小婢住在樓上，李步雲和蕭承澤住在樓下。做飯的老嫗，因爲沒有合適人，李映霞又再三辭謝，她堅欲自己做飯，結果算是只收用了一個小婢，一個看門的男僕楊泰。這男僕楊泰是楊游擊家的世僕，年老，體健，粗會武功，用來看家護院，再好沒有。楊太夫人並且說，楊泰的妻子現在鄉下，隨後可以把她喚來，教他們夫婦倆服侍李氏兄妹，最方便不過。

老太太的打算，可說是無微不至；李步雲的感激，可稱是刻骨銘心。這其間，有兩個人的心情最亂最窄，有兩個人的心情最忙最亂。心亂的頭一個人，自然是李映霞小姐，柔腸欲斷，瞬息九迴；忽然她嘴角微泛冷笑，忽然她眼角隱含淚痕，無限心腹事，難對手足明言。胞兄李步雲固已覺出詫異，也曾委婉究詰，到底未得她揭穿心幕，披露衷情。又有一個人，是玉旌杆楊華，這兩天心窄；怕見愛妻，惹不起愛妻的強鬪；又擔不住岳父的繞着圈的旁敲側擊，別有深心的『不以爲然』。楊華頓覺到左右做人難，心緒亂成一團蕪線。他本和蕭承澤是童年至友，此時一陣心煩，便找老蕭，一塊兒說笑，排解心寬。蕭承澤的心情，這時候正够匆忙，一方面他打聽楊府上是怎樣看待李氏兄妹，一方面又極力打聽楊華當年如何搭救李映霞，如何攜帶她遠投淮安府，借居李季菴的已往詳情。似乎蕭承澤暗中受到李步雲公子的密囑，問而又問，不厭求詳，這其中必有深意。另一方面，蕭承澤又忙着替李公子張羅出門，弄錢，和別的事情。

然而心上頂忙的，還是楊府二少奶奶，江東女俠柳葉青。柳葉青這些天沒有片刻閒，費唇舌，費脚步；可是空亂了一大陣，於事情毫無補益，她到底沒抓住李映霞。她最後又想了一招，她要教丈夫把蕭承澤大哥找來，她要當面向蕭大哥商量這一件事情。李氏兄妹一定肯聽蕭大哥的話的，却必須使得蕭大哥肯聽柳葉青她的話。

這時候蕭大哥比柳葉青忙得不相上下。安家之後，連日和李步雲兄妹盤算；末後打定了主意，李蕭二人齊向楊華託情，他們要尅日返回江蘇如皋的故鄉。此間新寓，只有

弱妹李映霞獨留，當然不放心。他們打算携帶李映霞，一同暫返故鄉；不然的話，便把李映霞一個人留下，那時仍然要請楊華關照，並請鐵蓮子柳兆鴻特別關照。

玉旌杆楊華聽了這話，很覺詫異，反問二人；「你們真是回江蘇，還是往別處去？還是往江南獻糧莊？」李公子脫口說道：「我們自然先回如皋，亡人以入土爲安，先父先母的遺櫬雖已送回原籍，至今尙未下窆。」

玉旌杆猜不透他們的意見。他們本想借回原籍，要大費交涉，斥產變錢；這就用不着女子同去，有蕭承澤和李步雲相伴就够了。而李映霞堅欲跟隨胞兄，跋涉風塵，也回如皋去一趟。這個主意一說出來，楊府內外人都覺得奇怪。李公子如今剛剛的安了家，剛剛的把弱妹接出來，却突然又要携妹還鄉；由打柳葉青玉旌杆夫婦起，都認爲李氏兄妹無端變計，必有難言之隱，必有不得已之故。莫非我們做主人的，有甚麼不周到的地方麼？况且，我們楊家對他們萍水相逢，極力佑護，可謂仁至義盡，他們爲什麼要甩開我們？」

楊華面詰李步雲，李步雲唏噓說道：「小妹堅欲隨我回鄉，臨葬雙親。小弟我只有這一個弱妹了，她含着眼淚，定要跟我回去一趟，我沒法子攔阻。我也知道，一個女孩子用不着卜葬亡親，奔波道路，我只不忍違拗她。」轉問蕭承澤，蕭承澤也說：「這是大妹妹的主見；大妹妹心痛父母慘死，定要參預入塋安葬的大事。這是她的孝心，我們大兄弟只可依着她。」

柳葉青面詰李映霞，李映霞立刻淚流滿面，說是：「家兄原意教我暫住在這裏，仍請姐姐姐夫照應；家兄和蕭大哥他們兩個人回家一趟，把我們的大事辦了。姐姐請想，男孩女孩總是一樣，都應該盡孝。我縱然寸步難移，但既經家難，已不嫌拋頭露面了。我好不容易才和家兄相會，我實在不願意一個人再流落在異鄉，寄人籬下。就是要死，我也要兄妹倆死在一塊。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我們打算和姐姐姐夫暫別，好在相見有日，將來還有機會補報您的。」

柳葉青微微發楞道：「那麼，你回家葬親之後，當時還回來不回來呢？」李映霞破涕爲笑道：「那全在乎我哥哥了，他要在永城安家落戶，當然回來。他若是懷念故土，他也許不回来了。至於我，原是不算數的；有父從父，無父從兄……」

李映霞還沒有說完，柳葉青就急了，吃吃的說：「那不成，咱們不是說好了麼？咱們姐倆很投緣，仲英和你令兄又很投緣；他們一個是游擊之子，一個是知府之子，說起來，真是門當戶對。簡直的說，楊李二家可以做成一宅分兩院，我不是跟你念道過了？我也教仲英對令兄說了，怎麼你們還想千里迢迢的回老家？我講的那些話，不是成了白說了？」

李映霞輕輕一笑，閉口不復置答。柳葉青不禁焦急起來，忙問道：「真是怪事，你們剛安家，又回老家，你們兄妹倆到底怎麼個打算？這究竟是你一個人的主意呢，還是你那令兄的主意？還是你兄妹倆核計好了的主意呢？」

李映霞道：「姐姐說的對，我今日不比從前了，從前我一個人身在難中，事事只好自做主張。如今託您的福，家兄尋我來了，我自然凡事都要秉承我哥哥的吩咐。他教我跟他一塊回家，我當然不敢，其實也不能違拗他的。他是我的哥哥，也是我李氏門中的家長。家兄既已打定主見，要親携小妹還鄉臨葬，小妹當然義不容辭。……」

柳葉青越發着急道：「這真是，豈有此理！不行，我得找仲英，教他對你令兄說，無論如何，妹妹應該跟我！」說罷，立刻告辭。找到了丈夫楊華，催促他直接向李公子發話，或者間接託蕭承澤轉達；無論如何，也要把李映霞「挽留」下。

柳葉青是如此的懇摯，熱烈，替夫求婚。玉旛杆楊華起初或有顧慮，此刻漸漸體認出愛妻的真心來，漸漸的迴念起紅花埠淮安府的舊情來。一個俏麗明媚的好女子，身在患難中，懷懷全貞，怯生生危迫乞憐的景象，以及身處嫌疑地，自縊示志，吻淚傾誠的情境，驀然又重現於腦際，閃灼於眼前。於是他抬頭凝視面前這個人，面前這個人桃腮杏眼，懷抱嬰兒，依然還有憨態。並且從漆黑的眸子中透露出柔情，確是真心實意，要把李映霞給自己「挽留」住；矢效英皇，了此一段恩情。玉旛杆楊華終於也吐露了肺腑之言，徐徐說道：「霞姑娘的事，你不能一勁兒磨我；岳父的意思，母親的意思，全都得顧到，還要顧到人家的體面，和我我將來的幸福。昔人講到伉儷之情，頂要緊便是所謂「閨門靜好」。甚麼叫閨門靜好？那便是一個你，一個我，琴瑟唱隨，不容加上別一個。夫妻倆心心相印照，若其間突繡有了別一個，苦惱就難免滋多。我知道你一片好心

熱情，替霞姑娘打算得很深切；無奈這不止是你我夫妻之間的事，還關係到楊李兩家。現在他們兄妹要回鄉；你的意思，恨不得這時候就問他們要一個真章，要他們兄妹明白答應了你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以為這決做不到。」

柳葉青很不服氣，冷笑道：「怎麼叫做不到？她一個落難的小姐，你一個救人的好漢；真是成了你們說的話了，甚麼鍾生附體之緣，甚麼柳下坐懷之德，她不嫁你嫁誰？」

玉簷杆恚道：「怎麼又是我說的話？」

柳葉青笑道：「不是你說的，是我說的。這是我的一句帶口之言，原本是你的好朋友李季庵說的話，自然不是咱倆那一個說的。但不管是誰說的，霞姑娘決不會再嫁別人了；再嫁別人，於她面子上不好看，於你的面子上也不好看。最好還是你們倆團圓了，我也了却一樁重負，你們也了却一段心願，你就趁早給我努力揭開了辦去罷。」

玉簷杆楊華道：「實在揭不開，教我怎麼去努力？」

柳葉青道：「怎麼叫揭不開，我請問你？」

楊華笑道：「就那麼揭不開。人家乃是所謂官門之後，別看窮無立錐之地，人家仍要保全家門體面；所以我說揭不開，乃是我們張不開口。我們沒法子教一個紳官家的女兒，給人做妾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怎麼是做妾，我們兩頭為大呀。這件事你跟李步雲，面對面也許張不

開口，你何不轉託蕭大哥？」

楊華道：「轉託蕭大哥，我也張不開嘴。」

柳葉青氣得咬牙一扭說：「那怎麼張不開嘴？你不會對他說，是我也樂意，你也樂意，霞姑娘也願意，是大夥三口人全樂意的事麼？」

柳葉青振振有辭，楊華依然面有難色。本來也難，彼此都是縉紳之家，鼓起來，也算展轉有世誼寅誼。如今却向雙方的朋友蕭承澤去說，要圖娶李仁兄的令妹，給自己做妾；簡直一開口，便是侮蔑人。若依着柳葉青的主意，說是嫡室妻子已經同意，乃是奉妻子之命，前來求婚，那也不像一句話。若仔細剖白此中情況，在李映霞有不能另嫁他人的苦處，在柳葉青有酬情全節的好意；把個中曲折，破釜沉舟的說明一下，自然不嫌突兀了。究竟由楊華向蕭煩說，由蕭向李轉提，還是立言不甚得體；最大原故，便是楊華本人的身份。替別人撮合，原是成人之美。若替自己做媒，給自己納妾；不拘他是誰，任憑他面皮多厚，見了仁兄長，仁兄短的蕭承澤，到底擺在桌面上，說不出這樣話來。

偏偏柳葉青見李氏兄妹要走，便越催越緊，不管楊華如何爲難；催得楊華無可奈何，只有設法規避了。一躲再躲，柳葉青終於覺到，從楊華口中，倡導出這件事來，教他先向蕭承澤提，再轉達李步雲；恐怕由他那裏，先就不成。同時她又看出，由自己親口向李映霞求說，決不會獲得確切的允諾；並且李映霞也不會正正經經，把自己終身大

事，自作決定，再轉告她胞兄李步雲。那麼柳葉青既不便面對李步雲兄妹求婚，最後便毅然決然，代夫為媒，向蕭承澤這方面逕直開談了。

第五章 女俠登門求永好

江東女俠柳葉青，她假傳聖旨，在別院精舍，把這位蕭大哥請來。然後她抱着孩子，開場頭一句，說道：「蕭大哥，我有一件很要緊的事，要對你說，要請你幫忙。」蕭承澤蕭大哥，雖然僅僅是李府上一個門客之子，但自經劫難，早已成為李公子的心腹了。又早已成為李公子的股肱和靈魂；李公子把自己一切大事，都要跟蕭大哥商量。李映霞小姐，也當然沒兩樣，把蕭大哥當恩兄親骨肉一般看待；很有些個話，可以不迴避的。柳葉青替夫為媒，找到蕭大哥，可算是捷徑之捷徑，早該這樣辦。

另一方面，楊華和蕭承澤原是總角之交，並且當年同門修業，臭味相投，好比師兄弟一樣。蕭承澤固然是個窮幕客的好打拳的兒子，却大有人緣，邀得知府令郎李步雲，游擊公子楊華兩方面的契量。楊李二家見了他，都是一口一個大哥，很親熱的稱呼着。柳葉青既是楊府二少奶奶，自然也是蕭大哥蕭大哥的招呼着。却是奇怪，蕭承澤被李映霞稱為大哥，他能夠滿不在意的聽受，滿不在意的隨叫隨應。惟獨這楊家二少奶奶，這江東女俠柳葉青，同樣是女子，同樣這麼親親切切的抬舉他，他竟慚然惶悚起來；臉紅脖頸粗，有點擊受不住。把頭低在胸臆上，口頭訥訥的說不出整話來。

其實女俠柳葉青頗有丈夫氣，豪爽灑脫，待人很自然的。自做了少奶奶，才稍稍於持；自有了小孩，才稍稍露出婦人相。可是本性難掩，她還是那麼坦率，隨便，說話快而且直。不知怎的，蕭承澤見了她，似爲她的容光聲色所掩，竟十分拘謹起來；口稱弟婦，屁股尖坐在椅子邊上，側身直腰，如見大賓，如屬吏謁見上司大員。究其實柳葉青的身世，蕭承澤不是不深知；而女俠柳葉青的名聲，他又不是沒耳聞，他何以怯起場來呢？當他驟聞老兄弟玉旌杆招贅柳門，得爲兩湖大俠鐵蓮子的嬌客，得爲江東女俠柳葉青的夫婿，他是非常驚奇，而且稱羨的。他携同李步雲，初蒞趙望莊，登門求見楊華之時，他也曾忽遽之間，向楊華聲賀；並且小小的調笑道：「我真想不到老弟有這大豔福！呵，鼎鼎大名的江東女俠，居然和你成了伉儷，我真替你歡喜！但不知新娘子人物如何？可很漂亮罷？也懂得過家之道麼？我很走運，老弟，我要見見這位女俠，這位新弟妹！」不料，辦完了正事，經楊華一引見，女俠出來歛衽拜見蕭仁兄；蕭仁兄猝被這女俠的英姿俏容所懾，不覺的犯了口訥面柔的老毛病。人家一福，他趕緊一揖；人家叫一聲蕭大哥，他口中啾啾的，連個道喜的話也沒顧得說利落。

以後見了兩三次面，總是當着婆婆楊太夫人；柳葉青統以新娘子之禮，給蕭承澤斟茶裝烟，徒換得蕭承澤的踉蹌不寧。現在這新弟婦居然單獨把他邀到精舍，只他們兩個人，面抵面的談話；柳葉青把嬰孩交給侍女，仍依新婦之禮，親自待客敬茶。把客人讓到上首座位，自己側坐在旁邊茶几小凳上，禮貌謙抑異常，蕭承澤不覺又怯場了。他就

想不到柳葉青會找他；跟着柳葉青又對他說出有所求的話來，蕭承澤越發愕然，覺得出乎意外了。

柳葉青畢竟是女俠，常年奔走江湖，練達人情；僅只三言兩語，立刻看出蕭承澤的窘態，不由心中暗笑。大抵男子們見了容貌美豔的女子，拘謹的定必失措，放蕩的定必脅肩諂笑，過分的表示慇懃獻媚。柳葉青見過這樣的人很多，曉得這位盟兄正在受罪；爲了打破窘態，趕忙恢復了以往女俠的豪爽，收拾起新娘子的端莊凝重，和蕭承澤隨便談笑起來。拋開家常世套，縱論江湖遊俠；蕭承澤心神略定，柳葉青這才細說己意。低言悄語，說出了替夫爲媒的意思；從種種方面看，李映霞理應下嫁玉旛杆。

玉旛杆楊華陌路援手，搭救李映霞；原是蕭承澤夜奔荒林，倉卒與楊華相遇，倉卒邀請他陌路拔刀援手的。所有楊李遇合的開端，蕭承澤自然很明白；便是以後的演變，蕭承澤時至今日，也已明白過半了。蕭承澤性情直率，曉得男女授受不親；當時自己禦賊失脚，誤打竊盜官司下獄，把個李映霞丟給義弟楊華，實在太難。楊華不負友託，到底救出李映霞；既已一男一女，患難共處好幾個月，那麼爲了保全彼此的體面，蕭承澤認爲李映霞應該拜楊華爲恩兄，楊華也當收認映霞爲義妹。此次重逢，既知楊李已然結成恩兄義妹了，蕭承澤也就一塊石頭落地了。實個處此，世俗的猜嫌，只可不顧了。

蕭承澤到底是個門客，他也曾屏人私問過李公子，李步雲也曾屏人私問過李映霞。李映霞含着眼淚，對胞兄細說前情；對楊華感激不盡，此外別的話一點沒有。釘問至

再，李映霞力稱楊恩兄爲人光明磊落，頗有柳下之風。更借別的話，表示出自己患難中的氣節：「哥哥放心，我們李家不會丟臉的！」蕭承澤和李步雲都放了心，以爲從今以後對待楊家，只努力報恩就是了。

却不料此時柳葉青突然說出了意料以外的話，好像話外還有話！蕭承澤不由毛髮悚然，張了張嘴，不敢搭碴。

柳葉青說：「我和霞妹很投緣，映霞又經您那楊華兄弟指救過；並且他們兩個人藏在荒郊，投奔旅店，當時苦得很！兩個人一個孤男，一個寡女，都很光明磊落；我是信得及您那義弟的，更信得及霞妹的。不但信得及，我爲了這一節，越發的愛惜她，敬重她。小妹我的意思，一好變兩好，兩好變三好，打算委屈霞妹。……霞妹不是還沒有人家麼？她的終身大事，我們也真該替她籌劃籌劃，小妹我的意思，霞妹這個人如此清高，如此貞烈，我起心眼裏着意她。我的意思，我情願退後，決不爭嫡，願意兩頭爲大，願意霞妹跟我們永遠不離開，永遠的一塊過活。不過這話您仲英兄弟不好開口，您仲英兄弟自然佩服霞妹的爲人的；可是他任甚麼話也不能說，也不願說。我想只有由我這一方面說，可是我也不好冒冒失失，一直對李公子說，人家乃是貴公子，我怎好硬向人家，討取人家的妹子，給我們做，做……甚麼呢。這件事，我反來覆去的想，只有一條道，只有向您講。我這件事決不是貿然開口，我是和各方面都探問過了，都講說好了。您想，霞妹是這麼貞烈的人物，她的終身大事，從前既然沒有定，現在最好是這樣

定規了。我已經當面和她本人透過這番意思，現在我要求您費心，繞着彎子，向李公子透透。這件事已經十成十，就等着您給描一描了。您能夠馬上給我問一問李公子麼？」

柳葉青還是老脾氣，不開口則已，一開口再不容人說話，自己滔滔的說了一大堆話。把個蕭承澤瞪大了眼，真覺得出乎意料之外，而且也不很明白。

蕭承澤瞪大眼珠子，看着柳葉青櫻桃似的小口，炒爆豆似的講了一串，當時竟不知如何置答；却是他心中翻翻騰騰，十分的惶惑，口中呵呵不已：「真是，真的會有這事？這道這！」李映霞明明是知府千金，知府千金豈肯爲人作妾？柳葉青不是不知道；她分明是知道，可是她依然公然要求映霞下嫁她的丈夫楊華，這事情未免不近情。這求下嫁的話不出於他人，而一逕出於柳葉青之口，這裏面更覺不近情。這種話不對別人，單對自己說，分明要煩自己做媒；做別的媒好做，做這替嫡妻代夫求籓室的媒，未免逸出人情之外，而自己也沒法子代人傳舌。並且楊華救了李映霞，李映霞寄居在楊家，爲日已久，倘有甚麼尷尬情形，早可以「隨緣度日」了。可是事實上李映霞在楊宅，上自太夫人，下至楊氏二妯娌，分明禮如上賓。偏偏在李氏兄妹骨肉重逢，別楊府，立新宅的今日，猝然由這二少奶奶發出這樣的話……莫非其中真格的還有別的蹊蹺麼？

蕭承澤好像猝受意外襲擊，一棒當頭，簡直害得他暈頭轉向，不知如何應付是好了。而楊府二少奶奶櫻桃似的小口，依然巴拉巴拉，這個，那個，映霞妹妹應該下嫁我們楊華，映霞妹妹不嫁我們楊華，請問她下嫁誰家？

這話奇怪，而且怪那個，……蕭承澤楞睜眼，還是說不出話來。柳葉青的殺法竟是這般驍勇，卽刻，當下，要殺出蕭承澤的「嗷」，是「嗷」，是「嗷」！蕭大哥一味「呀，呀！」一味「啊，啊！」柳葉青她是不肯罷休的，滔滔的又講出許多話：「憑天理良心，人情世故，霞妹妹必得跟着我們一塊兒過。若不然，我對得起誰呀！」

蕭承澤好像很明白，其實不明白，就這麼不明不白，唯唯諾諾，威威蕤蕤的答應了弟妹柳葉青：「我回頭就跟着雲大兄弟去說。——既然是，霞妹妹命運不強，既然她不能下嫁別家，那也就說不起冠纓世家了，只可委屈她。……」

柳葉青忙道：「不不不，決不會委屈了她，我這是成全他們，也成全我。蕭大哥你放心，我將來決不會爭嫡，端架子的。這一節，大哥可以向李公子替我力保一句。我若有一點對不起霞妹妹，我若不把她當親姊妹看待，我若是說了「兩頭爲大」，把她詭進門，再不算數，就教我姓柳的女孩子天打雷霹，椎搗磨研，一萬輩子不得人身。蕭大哥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心上是別提多麼心痛霞妹妹了；若不然，我也不會想出這一條道來，這一條道，是我想了又想，一連好幾個月；上至婆婆，我爹爹，中至我嫂嫂，下至你仲英兄弟，我不曉得跟他們核計了多少個過兒。就是我直截當面跟映霞妹妹透意思，也不知透過了多少過兒了。若有一點地方不妥貼，我也不敢這樣辦，那豈不是恩將仇報，苦害了我那映霞妹妹了麼？現在就只一節爲難，映霞妹妹是個沒出閣的大姑娘，隨便你怎麼問，從她口中總不好問出甚麼來。我若教你仲英兄弟親自向李公子講，你仲英

兄弟他也張不開嘴來。我自己又不好向李公子講，千想萬想，只好找蕭大哥你替我們傳話。你想，蕭大哥，你這是義不容辭，你不說，再沒別人能說。這件好事必得由你這裏促成，他人不成。蕭大哥你想，可不是這樣麼？」

蕭大哥一想，果然是「義不容辭」。這裏面顯見大有曲折，誰都不好說，只有自己可以執柯。當下點頭說道：「弟妹放心，你就交給我吧。」

柳葉青大喜，抱着孩子，千恩萬謝，蕭大哥回轉李家客廳，獨自默想了一夜，次日找了一個機會，向李公子委曲宛轉的說了一遍。

李公子驟聽愕然，如聞驚雷；轉想赧然，滿面通紅，感覺到泰山壓頂似的重壓，壓得他低下頭沉默起來。

他想：「可歎我父，一世爲官，得罪了豪門，落得家敗人亡。我的妹妹不幸落到這一步……我聽她那口氣，她不願再在楊宅借寓，這其間果然有碍難處。現在，楊恩公的娘子親口替丈夫爲媒，啊，楊恩公當年救了霞妹，他們相處數月之久，想必是……這一個，咳，……霞妹乃是知府千金，她可怎能給人作妾？可是她倉皇末路，寡男少女，真……」

李公子簡直不敢深想，抱慚非常。半晌方說：「他們煩承澤大哥你來做媒提親，他們沒說到旁的話麼？」

蕭承澤道：「他們沒說別的。」

李步雲悽然淚下，左思右想，這婚事沒法子答應，又沒法子不答應。他急得頭上冒汗：「妹子的終身大事，就是這麼草草許給人家作妾麼？」他有許多話要探問，他也不敢問。又有許多事想要求，譬如妹妹真個嫁給楊家：「她的身分，我應給她預先爭下。但是我怎生開口法？」他說：「這個，」他說：「那個，……」他始終沒說出一句整話。

蕭承澤看出他的爲難，受窘，便建議道：「大兄弟我看這事，你也不好專一作主，而且這也不是一下子就定奪的事。你可以背地和大妹妹描描，看她怎麼說。」

李步雲瞿然道：「對！這是霞妹妹切身之事，應該問問她……」但立刻想到女孩子們斷不肯公然討論自己的終身大事，他連連搖頭道：「霞妹妹她深守閨訓，她的終身，自然是有父從父，無父從兄。她再三對我說，她的口氣是，等到父母深仇得報，她便要長齋綉佛，以丫角終身，她不肯再嫁人的了，便是提一夫一主的人家，還怕她不肯。如今提到給楊家做側室，只怕她不肯吧。……」

蕭承澤道：「咳，大兄弟，你太默氣，一個女孩子爲了表明她的節操，她自然要說帶髮修行，其實她的心並不那樣。這件事，依我看，……霞妹妹爲甚麼要長齋綉佛呢？爲甚麼好磨打眼的不肯出嫁呢？想必是……依我看，楊家二奶奶女俠柳葉青對我講了半天，這麼辦，實在就是成全大妹妹的心意。你想大妹妹當年遇難，和玉簫杆相處好幾個月，大妹妹爲了全節守貞，自然不好再嫁別人。況且她又依賴楊家差不多有兩年之久，

……若據我想，柳葉青這番替夫求婚，真是仁至義盡，柳葉青不說麼，一床聯三好，你們楊李二家可合不可分。」

李步雲羞慚無地的低着頭含糊應了一聲，道：「大哥說的對。」但教他去和妹妹商量，依他縉紳派頭，他實在當着妹妹張不開嘴。他搔頭沉吟，對蕭承澤說：「這不是片言可決的事，你先讓我想一想。」

於是李步雲一連想了三四天，到底打不定主意。——縉紳門第，知府千金，是不能給人家作妾的，而娶妾也是不對的事。

柳葉青那邊不放鬆，請蕭大爺探信催回話。蕭承澤轉面又催李步雲：「怎麼樣，大兄弟，可跟大妹妹提了麼？」

李步雲道：「沒有，還沒有呢？」

蕭承澤道：「這件事可是事不宜遲呀。」

李步雲道：「哦，你先別忙，讓我再想一想。」

一氣又想了三四天，他還是遲疑不決。愛妹給人作妾，實在使他抬不起頭來。可是楊恩公既與妹妹有過那一段患難相共的過節兒，不這麼辦，又當怎麼辦？

而且柳葉青又把自己如何感激李映霞，如何愛惜李映霞的心情，託付蕭承澤，一再懇切申說。李步雲想：命裏註定，霞妹的終身只可如此的了。他就浩然長嘆一聲，又沉吟了好幾天，終於把主意打定，慨然允婚。

並且他想而又想，替妹妹設身處地，盤算了好些待遇上的事情，他自己強忍愧恥，一樁一樁的向蕭承澤提出，蕭承澤又一樁一樁向柳葉青和玉旌杆提出。玉旌杆很難爲情，不敢贊一辭。可是他此心怦怦然動，未嘗不做着左擁右抱的好夢。他依然保留着他的身分，再三謙拒；他的娘子柳葉青不聽那一套，大告奮勇，極力的忙活。女家要素甚麼，她答應甚麼，她願意親開筆據，說明「兩頭爲大」，她更願意對天鳴誓，表明決無凌新人，爭嫡室的意思。背着婆母，當着丈夫，她真個寫了一大篇說盟詞非盟詞，似字據非字據的東西，交給了蕭大哥，轉交給李公子。李公子字斟句酌，替胞妹設想，又添了幾款；柳葉青滿不在意，什麼條款都接受，很痛快的按上手模。

李公子略略放心，他照着老規矩，替妹妹終身大事，以嫡長兄作主了，他沒有問妹妹一聲。他害臊，妹妹當然更害臊，他以爲可，妹妹當然也可。現在他只賸了難爲情，一見楊華，他就羞愧。想不到作了人家的大舅子，以後緊接着是在婚書，合八字。李映霞的生辰八字，合婚時應該排成，甲子年，乙丑月，丙寅日，丁卯時，這樣格式；可是李步雲公子說不上來，只記得四月十七日，或七月十四日吉時生，現在整二十歲，時辰好像是鷄叫五更初。李公子便更買萬年曆，自加推算。蕭承澤很認真，說這可不能弄錯，八字關係他們三口一生，總該仔細核一下，還是確確實實的問問霞妹妹，問準了，再交算卦先生給好生合一合，如有冲犯，還可以破解呢。

李步雲一想也對，記得母親生時曾說，妹妹是船底本命，嫁水命的丈夫最好；現在

聽說柳葉青是水命，而楊華是土命，水土相生，跟妹妹的木命確不犯尅。……然而，是的，八字不能模糊，應該確鑿問問，不可弄錯了。他於是登樓見妹，妹妹正自倚床刺綉，是柳葉青煩她做的。

李映霞在床頭回眸一望，看出哥哥臉上神氣是有事。她放下活計，問道：「哥哥，有甚麼事？你不是要回鄉去一趟麼，怎的又不忙了？這幾天我看你跟蕭大哥出來進去，大聲商量，小聲商量，到底有甚麼事？」

李步雲坐在桌旁椅子上，徐徐說道：「這個，沒有甚麼事。……我說，妹妹，你是四月十七生辰，還是七月十四生辰啊？我記得你正是鷄叫時降生的，可對麼？」

李映霞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四月十七，不是七月十四。但是，哥哥，你問這個做甚麼？」

李步雲沒答碴，仍問道：「可是鷄叫時麼？」

李映霞道：「是的，但是……」李映霞釘問下去道：「哥哥，你問我的生日做甚麼？」

李步雲道：「我是打聽打聽你的八字，我怕弄錯了？」

「怕弄錯了？」李映霞憬然變色了，移開活計，把身子一扭，預備伸足下地。李步雲公子站起來要走，李小姐忙說：「哥哥，你別走！你好磨打眼，無緣無故，問我的生辰八字做甚麼？」

李步雲道：「這個，是給你合一合八字。」

李小姐道：「給我合八字，——爲甚麼合八字？」

李步雲不做聲，衝妹妹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就是給你合八字呀。」

李映霞小姐倏然兩朵紅雲，從兩頰泛上來，遮滿了粉面。不禁低頭斂容，又徐徐抬頭，凝眸看定她的胞兄，臉上漸由羞慚，轉爲嚴重。半晌，突然叫了一聲：「哥哥！」

李步雲看定李映霞道：「哦，是給你合八字。」

李映霞張了張嘴，要問，又復默然；李步雲又微然一笑。李映霞終於鼓起勇氣來，說道：「哥哥，你不應該！」

李步雲道：「甚麼不應該？」

李映霞不禁悽然，羞紅的粉靨漸變慘白，嗚咽良久，方才說道：「哥哥，你不應該給我合八字，我，我，我這一輩子，不能……出嫁了，你要明白！」

李步雲含笑的臉，漸變爲緘默，他尋味妹妹的說詞，由欲言不言，言之不盡的意態中，尋找那說不出口的眞意。他臉上忽地也被上慚雲，慢慢的紅起來了。他想到這「不能……出嫁」的嚴重意味，不禁打寒噤：「難道說我的妹妹落在寇仇的掌握那時刻，已經喪失了處女貞操？」他不敢這樣設想，也不敢追問下去。

他不禁吶吶的說：「妹妹的終身，無論如何，應該有個歸宿。你不要過慮，沒人看不起咱們的。……」

李映霞陡轉懷然道：「哥哥放心，咱們李家的人雖在患難中，也沒有丟人，你的妹妹仍舊是李家門中的處女，哥哥放心。可是妹妹的意思，不是那意思；李家的女孩子應該長守閨門，替亡故的父母禱告，求先靈保佑，大仇得報，李家的女孩子，無論如何，守貞不嫁，藉此維持門楣，正如李家的男孩子，無論如何，也該丟下富貴榮華，矢志復仇，才是他的正路。妹妹不會給先人丟臉，正跟哥哥不會偷活忘仇一般。」

話是說的很明白，李步雲渙然如釋重負，他立刻轉憂爲慰道：「那好極了，那好極了；既是這樣，妹還該合八字。我知道妹妹力矢守貞不字的深心，但是妹妹，我們不要忘了伍員覆楚時，楚王妹芊昇我和鍾儀的故事，妹妹仍該出嫁的。不過不能嫁他姓，仍可以嫁給我們的恩人。我們李家，必須女有所歸，然後才男有所爲。……」

突然李映霞失聲銳呼道：「哦，怨不得哥哥這些天要走又不走，怨不得又要我的八字，你是要有所歸！哥哥你錯了，你的妹妹斷斷不能有所歸，尤其不能歸給姓楊的恩人！你的妹妹無論如何，不能……憑一個書香之女，不能給人做妾！哥哥，難爲你，怎麼這麼糊塗！」嘻嘻的冷笑起來，面色慘白無人色，幾乎氣倒在床邊。

李步雲愕然，不覺又墜入五里霧中。他是最疼愛他這小妹的，尤其是在患難以後。現在她氣成這樣，……這怎麼辦呢？

然而，八字已有了了一撇，話都挑明一半，生米也將成飯，勞難中變。李步雲轉頭來，和蕭承澤再三密議；妹妹不願意，自己可是答應過柳葉青了。這真真精心！柳葉青

又不住派人請蕭大哥，討回信，要準信。蕭大哥重登楊府，和二少奶奶柳葉青連談了兩回；回轉來重催李步雲：「你是胞兄，又是當家人，大主意還是你拿；你不要盡顧慮霞妹妹的委屈了，那委屈不了她。你前後想想，不這麼辦，怎麼辦？」

李步雲還有點遲疑，蕭大哥又說：「這不是就等換八字，過帖了麼？你又模糊記得，你就不用問大妹妹了，八字就那麼填上，趕快叫算命先生核一核，其實也不用核，趕快辦完了，咱們也好趕着去尋仇人。霞妹的事老這麼虛懸着，你也心不淨。我記得弄政嫁了姊姊，葬了老娘，才肯拿起匕首行刺去，你也正該如此。」說着，把楊華的八字，柳葉青的盟書，全從抽屜拿出來，又取出新置的婚書，催着李步雲一刀兩斷，立刻寫齊。

李步雲提起筆來，長歎一聲，……突然門扇一响，李映霞凜然出現，直直的走到書案邊，把柳葉青的盟書，楊華的八字，全拿起來一看，嘿嘿的一笑，促雙眉，凝雙眸，注視着二人，半晌，道：「你們要做甚麼？」

蕭李瞠目相視，李步雲忙說：「妹妹來了，倒嚇我一跳。妹妹看看，這是楊家二少奶奶親筆寫的，……她決不敢跟妹妹爭嫡的。」

李映霞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辦到這樣了，也不告訴我妹妹，好，我拿回去細看看。」轉身邁步，走回臥室。

蕭承澤望着李映霞的背影，說道：「教她看看也好。」李步雲道：「不對！」連忙

站起來，追出去：「霞妹，你可別撕呀！」

真是說着了，李映霞把盟書略看了開首幾句，拿着剪刀，一直走到父母靈牌之前，點起了佛燭，焚香叩首。這時李步雲已然趕到，李映霞並不回頭，往上連連拜禱：「雙親在天之靈，請俯鑒女兒苦心。你的女兒劫後餘生，自誓守貞不嫁，你的女兒決不做酬恩的禮物，就是白刃相加，此志不改。倘有強逼，惟有一死自明！……」站起來，就把盟書八字往燭火上送，被李步雲橫臂攔住。李映霞復又抄起剪刀，投身跪地，披髮待剪。李步雲嚇得手忙腳亂，也跪下來，竭力阻撓。李映霞禁不住號啕大哭起來。

蕭承澤慌慌張張也趕到，和李步雲手足無措，含淚相勸。李映霞一語不發，只是哭號，只是哭號。……

一連僵持了好幾天，剪頭髮的事，柳葉青也曉得了，她的父親鐵蓮子，她的婆母楊太夫人，也影影綽綽曉得了。這件事倒幾乎鬧明了。

「霞姑剛搬出去，好磨打眼的，怎麼剪起頭髮來了？」

「是呀，好磨打眼的，倒剪起頭髮來了。」

楊大娘子衝着二娘子柳葉青笑，柳葉青連使手勢，她還想瞞着婆婆。

鐵蓮子把女兒，女婿，都叫到精舍，問他們真相。女婿楊華紅着臉不言語，柳葉青略爲描了描。鐵蓮子道：「青兒，這件事情，你要再思再想。你不要儘逞孩兒脾氣，毀了人，還給自己找不如意。『一床聯三好』是好，可別忘了『一仇三怨』呀！」

「爹爹你放心，我和仲英全沒說的，我這是全爲着霞妹終身設想。誰教她救過我呢，她救我，我就得成全她；我們三個人拴在一塊了，離不開了。」

鐵蓮子哼了一聲：「救過你，成全她！」嫁出門的女兒，他也不能強作主張。他只將二女不并立的話，根據老經驗，說了又說；暗示着李映霞是個似弱實強的女孩子，未必甘居人下。他的私見，只見到這個。

柳葉青不聽那一套，暗中仍自努力。終於碰了壁，李步雲依據胞妹李映霞「矢志不移」的決心，轉告蕭大哥；蕭大哥咧着嘴，轉告了柳葉青，便是婚事已被「拒絕」。

柳葉青大爲撓頭，但還不死心。她想了想，跟丈夫楊華秘密磋商，重寫了許多東西；這一天，瞞了婆母，悄悄出門，一直找到李氏兄妹的新居。她打算一聲不言語，升堂入室，在小樓臥室，和李映霞屏人祕語。她却一時疏忽，沒有準備停當；當她的轎車停到李家小樓前，那車夫不知不覺，上前替主人叩門。恰值李步雲心煩意亂，在前庭走溜，聽見了動靜，親自出來開門。於是見到了柳葉青，恭恭敬敬叫了聲：「楊二嫂！」要往客廳讓，又命人快去通知小姐；蕭承澤也已出來招待。柳葉青慌忙做着手勢說：「李大哥，蕭大哥，不要客氣，我是要找霞妹妹，我們姐倆要背着人，談談心腹話的。」

李公子臉一紅，楞住了。他却另有一種想法，他要親對柳葉青，替妹妹辭婚，說明個中困難。蕭李二人竟堅邀柳葉青到客廳；柳葉青暗罵着這一對馱子，拿出她那爽直作風來道：「我先找霞妹談一談，回頭再跟二位說話兒。」丟下了蕭李，拾級逕登小樓。

不想小樓「呀」的一聲，臥房門掩上了，而且加了栓。小丫環立在門旁，滿面帶笑的說：「二少奶奶來了，霞小姐請您到客廳，她回頭就下來。」

柳葉青愕然道：「她幹甚麼呢？」

小丫環柯柯的笑說：「霞小姐她——換衣服呢。」

柳葉青笑道：「去開你的罷，你也替你們小姐扯謊？你真是伺候誰，就保誰，你倒忠心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上前叩門：「霞妹妹，霞妹妹，我來瞧你來了。你開開門！」門裏面沒有動靜。

「你不想見我麼？霞妹妹快開門，我有幾句要緊話，單對你講。」裏面依舊默然。

「霞妹妹快開門，這樣的門就攔住我了麼？我可要破門而入了？」且說，且格格的敲，且嘖嘖的敲。

好半晌，李映霞才隔着門低低的說：「青姐姐來了，請到客廳，我這就下去。」

柳葉青心生一計，忙笑道：「好，好，你快下來，別教我久等啊！」做出了下樓的腳步聲，向丫環打手勢，她却藏在樓旁。却不料李映霞掠巾掩面，倒在床頭，決計不肯開門，不肯與柳葉青相見了。柳葉青候而又候，靜等開門掩入，等到她心焦，屋中一點响動沒有。樓下的蕭李耐不住了，悄聲對商，由蕭承澤走上來，請楊二少奶奶柳葉青到客廳一談經過。柳葉青強笑道：「好哇，霞妹妹，你真細得住，真就好意思給我閉門

羹！」

屋裏仍然悄然無聲，蕭李把柳葉青邀讓到客廳，於是一迭連聲，做了一番長談。蕭李把映霞堅志辭婚的意思，切實表說出來；一面道歉，一面敬謝雅愛。

柳葉青聽了，仍不以爲然。說道：「李大哥，你那裏知道，令妹的心情，我全明白。你們二位瞧我的罷，我總得再和她當面講一回。」往四面一望，低訴數語，柳葉青悄悄溜出客廳，重登小樓。

那個丫環奉了李公子之命，先一步叩門假意報說：楊二少奶奶走了，李映霞仍未打開房門。柳葉青微微一笑，躡足退下來，張目尋看，溜轉來，找到窗口。恰巧窗扇打開，柳葉青一逞身手，嗖地穿窗躡進屋內。

李映霞正自倚案展卷，低聲詠哦；柳葉青躡足悄聲的站在她身旁，她漠然不覺，正在淒淒涼涼地捧讀一本詞集；以至於進來了人，她還不曉得。

「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幾時方始休？月明人倚樓！」念到這裏，李映霞不禁感慨，曼聲重複一句：「月明人倚樓！」

柳葉青忍不住出聲：「妹妹念什麼了？」

李映霞吃了一驚，回眸尋看，心中一跳：「哦，姐姐沒走，倒嚇我一跳，姐姐你請坐！」忙起來斟茶。柳葉青按住她，不教她動，自己拉過椅子來，緊挨李映霞坐下，說道：「妹妹不願見我麼？我可是天天忘不下你，從你一搬來，咱們就好多天沒見了，我

真是時時刻刻想念你。妹妹不要動，不要張羅，我不喝茶。妹妹，我這回特意來跟你商量一點事，哦，給你看一點東西。」

且說且掏，忽又回頭一瞥，忙走過去，把臥室門掩上了，加上栓，這才把掏出的東西，遞給李映霞，李映霞不肯接，柳葉青笑說：「妹妹，你倒是瞧瞧啊！」親自展開來，鋪在書案上，拉着李映霞，請她務必一看。

李映霞不用看，早就猜到。那是合婚書，和柳葉青親筆寫的誓詞。

李映霞擺脫着，掉頭不顧。柳葉青滿臉懇求，向李映霞說項：「妹妹，我的話都說盡了，妹妹，你答應也得答應，不答應也得答應。我這當兒恨不得有把刀，把心腹剖開，教妹妹你瞧瞧。妹妹，咱們倆，不是，是咱們三（音撤），活該受老天爺的擺弄，咱們三無論如何，也離不開了。妹妹，各方面我都佈置好，千言萬語，就賸妹妹你答應一個字。」

李映霞淡淡一笑，臉又泛紅，雙眸不禁吐火，真有點按不住怒氣了。可是她一忍，再忍，收回了爆發的感情，慢慢說道：「姐姐你這是做甚麼？……哦，姐姐出門，怎麼不把小寶寶帶來？伯母好麼？大嫂好麼？義父沒有出門麼？」

「都好，都好，沒有出門。妹妹，我是特爲來，跟你商量那件大事，累累墜墜，帶孩子幹麼？妹妹你別跟我打岔，我是偷空瞞着婆婆來找你的。我託蕭大哥說不動，現在我自己求你來了；妹妹，你還不答應我麼？你還要怎樣？盟詞也寫了，八字也合了，可

是要我對天鳴誓麼？我現在就鳴……」說着滿處四尋，要找跪墊，這裏並沒有拜氈。柳葉青哦了一聲，拿過兩個椅墊子，并放在地上，把李映霞一拉，要一同跪天宣誓。李映霞竭力支拒，她沒有柳葉青那大力氣，不禁氣喘，正色厲聲說：「姐姐你不要這樣子，你不能強迫我！這樣的做法，就不能受！」

「咳，妹妹跟我還有甚麼不好意思麼？這裏就只咱們倆，又沒有外人，我先跪下，來來來，妹妹跪在這邊。哦，不，妹妹跪在墊子上首，我跪在這邊。」

柳葉青自己半跪在墊子上，一手扯着李映霞。李映霞被她拖得如風擺柳，用兩隻手臂，竭力來拆解柳葉青的一隻手，竟解不脫。柳葉青更一欠身，用一隻手腕，攬住了李映霞的腰支，只這麼一攬，李映霞身不由己，倒在柳葉青懷內。柳葉青像摟小孩似的，緊摟着，而且愛撫着，而且低聲說：「妹妹，妹妹，我愛你，我真愛你，你不用躲我。妹妹我們三永遠永遠要活在一塊兒！」情不自禁，竟低頭來吻李映霞的腮。

李映霞整個身子坐在柳葉青懷內，她的雙腕也都被攔住，柳葉青從映霞的頸後探唇來吻她的腮，她竭力掙擺，臉被紅霞，心如小鹿，她失聲喊了出來。她立刻左側臉，右側臉，終被柳葉青口搵住腮；又被一翻，翻得臉對臉，四目相對。柳葉青雙眸帶出很古怪的神氣，李映霞不禁喘息起來，終被柳葉青緊抱，抱起來，而且趨奔床頭，而且雙雙倒下來，并肩疊股的臥着。柳葉青低低的向映霞訴說心腹話，又替楊華訴說欽慕話，愛慕話。

李映霞如飲烈酒，教柳葉青擺布得如醉如癡。她的一顆心怦怦跳動，幾乎把持不住；她猛然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沉，叫出了裂帛之聲：

「柳姐姐，你們不能這樣作踐我，你給我站起來！我不能受這個，我我我受盡了無窮氣苦，我在患難途中，張皇求救，人沒把我當人。今天我好不容易骨肉重逢，我情願：柳姐姐，你趁早死了你那條心。我要努力做人，我不能作玩物，也不能作禮物，也不能做人家懺悔的犧牲物！我這一生，誓不嫁人，皇天后土，實鑒此心。逼我太甚，我還有一死，乾乾淨淨的死！柳姐姐，你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我受得夠了，難道你非要我一死才死心？」

陡然拔下頭上的髮簪，叫道：「我若口不應心，這輩子我若出嫁人，教我碎骨粉身！一拍的投地，摔為兩段；斬釘截鐵，神色凜然。

柳葉青愕然，大窘之下，慚惶起來，然而她不死心，化百鍊鋼為繞指柔，再向李映霞廝纏。

第六章 花開並蒂蓮

當天下午，柳葉青的小寶寶女兒小華，逾時索母，啼哭起來。驚動了婆母楊太夫人，叫過看媽媽來問，回答是二少奶奶大概上李少爺李小姐新宅串門去了。臨走沒留下話麼？甚麼時候回來？答說是「沒有。」

楊太夫人不悅，命人去請大少奶奶。大少奶奶來到面前，婆母說道：「你這二弟婦也太隨便，怎麼串門子去，不帶孩子，也不告訴我一聲？你看天到這早晚了，小華要找我娘，許是餓了！」

大少奶奶早知就裏，忙陪笑道：「小寶哭了，我來哄她，她不是餓，她是想娘。」太夫人道：「她娘好磨打眼的，串門子去做甚麼？」

大少奶奶笑了，說道：「娘還不知道，二嬸和李小姐拜了乾姐妹，好得蜜裏調油似的，她一定是找李小姐，說心腹話去了。」

「說心腹話？甚麼心腹話？」

大少奶奶這才乘機把她們之間的交涉，略略描說出來。是怎麼楊華救了李映霞，李映霞矢不別嫁；是怎麼二嬸（柳葉青）起初誤會，後來諒解；是怎麼那晚禦賊之後，多虧映霞一箭，救了二嬸，救了咱們全家；是怎麼二嬸才私心期望，要求李小姐下嫁二叔；可是李小姐不知何故，總是推託；是怎麼李小姐遷出之後，二嬸着了忙，再三託人試探；李公子答應了，李小姐還是推託……源源本本，稟告了婆婆。然後說到今天，二嬸一去，就秘密告訴了我，說倘我回來晚了，教我秘密告訴你老。二嬸現在是感激李小姐跟我們楊家有恩，她情願「一床聯三好」，各方面都問訊好了，就等李小姐一點頭，便回稟婆婆。如此這般，仔細一說。楊太夫人聽了，陷入沉思，半晌，說道：「我說呢，怪不得李姑娘像有心思似的，她二嬸，他二叔也像有心思似的，原來是這麼一回

事。她二嬸可真心要替丈夫說二房，她不反悔麼？李小姐兄妹到底肯委屈麼？還有，柳親家他也願意麼？」

楊大少奶奶陪笑說：「各方面都沒甚麼了，就只欠李小姐一點頭，然後就請示您。」楊太夫人默然，起初她很不滿意柳葉青的專擅，其實她早就看中了李映霞，以爲比柳葉青懂事，能治家。她格於家訓，不願子納妾，又想到李映霞以一知府千金，也不肯屈爲簾室。太夫人她老成持重，有意未透。現在可真是「水到渠成」了；思索了一陣，命人去請柳親家（鐵蓮子）。

鐵蓮子不肯反駁，也不肯贊助，只說這是太親母和小女小婿的家事，兆鴻不敢借籌代謀的，太主意請太親母斟酌。又抱歉道：「小女太任性，教太親母操心！」

楊太夫人又思慮了一陣，把楊華找來，母子屏人祕語了一回。看天色已晚，二少奶奶柳葉青一去未回，楊太夫人便毅然說道：「你去叫他們套車，把李小姐連二嬸一塊接來。」楊華不覺忸怩起來，楊太夫人笑了笑，又想道：「索性我去接她們，連她大嫂也跟我一塊去。」

立刻套上車，太夫人抱孫女，偕長媳，帶丫環，直赴李氏新寓樓。

這時候，柳葉青和李映霞，在小樓臥室膩煩，磨蹭，已經磨得舌敝唇焦，筋疲力盡了。李映霞用若干反響話，輕一下，重一下，像針似的來諷刺柳葉青，柳葉青慙顏接受，她一點不惱，仍一味軟語央求。柳葉青那麼剛強的人，都掉下眼淚，李映霞咬定牙

根，百折不回，從她唇吻中不曾迸出半個「可」字。李映霞涕淚橫頤，面色灰白，閉定了眼，任憑柳葉青把好話說盡，她只是充耳不聞。蕭承澤，李步雲兩人，在庭院中來回走溜，叩門不開，問話不答，兩個女子都似犯了擗性，一個軟磨，一個軟泡，忘息忘食，僵持了這麼長久的時候。

楊太夫人終於到了。蕭李二人施禮歡迎，楊太夫人劈頭問道：「我們二孀可是在這裏麼？」

「是的，伯母，嫂夫人現在樓上，和小妹說話呢，這老半天了。」

「哦，她們姐妹很好，我去看看霞姑娘。」由大少奶奶攙扶，丫環抱着小寶寶，一齊登樓。

「哦，怎麼關着房門呢？」

李步雲公子荷荷的說：「可不是，小侄叫過兩遍了，她們總是說，說話兒呢，一回兒就下樓。」搶行一步，提高了喉嚨叫道：「大妹妹！楊伯母，楊大嫂到了！」

楊大少奶奶接聲叫道：「二孀，咱娘來了。霞姑娘，我娘瞧你來了。」

「哦，可了不得，我娘和大嫂全來了！」柳葉青在房中叫了一聲，如飛跳下床來開門。

李映霞眼紅紅的，也卽下地接待。

楊太夫人第一步，先命楊大娘子，把小孩交給柳葉青餵奶，一面細細端詳柳李二人

的神色。兩人都似哭過，而柳葉青一臉焦灼，李映霞兩眼發直，顯見弄僵了，各各不得下台。楊太夫人笑說道：「你們姐倆闖上門，說體己話了，可是爲了霞姑娘終身麼？」

柳葉青強笑不答，望着大嫂；楊大嫂悄聲說：「我剛才稟告婆婆了。」柳葉青忙低問：「怎麼樣？」大嫂道：「這不是婆婆親自來了。我說霞妹妹……」

李映霞強笑不語，和柳葉青一樣。楊太夫人點了點頭，抬頭望見李步雲，蕭承澤，也都上了樓，正立在門邊；斗室擠滿了人。楊太夫人就說道：「李公子你請進來，我正要跟你們談談。唔，霞姑娘的終身，我也是最掛念的，是應該緊着辦的。李公子，霞姑娘，你兄妹若不嫌我年老昏憤，說話冒昧，我正是要替二小兒正正經經來求婚的。這裏頭委曲宛轉，我早就聽說了，只不曉得我們二兒媳的意思，我也不便多管。現在難得你們姊妹這樣好，霞姑娘你就委曲一點吧，你只當給我做個親閨女。你還怕我們給你氣受麼？……」

李映霞哽咽說道：「我謝謝伯母的盛意，人貴自知，我知道我是不祥女子，我主意早已打定，我對不住伯母！我不便答應！」不禁痛哭起來。

她仍然拒絕。

費了許多話，結果依然僵，僵了很久時候，不歡而散。

楊太夫人回轉己家，把二兒媳抱怨了一頓。柳葉青無言可答，只有陪笑。

柳葉青退歸己室，又被丈夫抱怨了一頓；她可就斃不住火了，她要發作，其實又沒

法或作。她一聲不言語，帶着小寶寶睡覺。

次日，鐵蓮子聽知原委，把女兒叫到一邊，勸了一陣。柳葉青一聲不言語，翻着眼睛，想心思。

一直過了好幾天，柳葉青想了三四天的心思，李映霞在那邊扇戶暗哭了三四天。

有一天柳葉青忽然精神煥發，翻箱櫃，找東西，有說有笑。第二天又沉默了，雙眸望着楊華笑。楊華不曉得她又搗甚麼詭。

第三天，柳葉青聲言頭疼，把楊華支到書房，天剛黑，她便睡下了，小孩交給了乳娘，乳娘和她住聯室。

到了晚間，夜暗星昏，暮風恬靜，柳葉青悄悄起床，早已換好一身夜行衣，揹上了青鏢寒光劍。重展身手，跳牆出了楊宅，逕奔李氏寄廬。照樣翻牆而進，躡足登樓，揹門入室，幌火摺，認準了熟睡的李映霞。

李映霞滿面愁態，擁衾而臥，姿容如此嫵秀，體段如此苗條，便是柳葉青見了，也忤然傾慕，何況丈夫？

柳葉青偷玩李映霞的睡容，不料李映霞憂患餘生，睡不安枕，稍有動靜，便轉側欲醒。柳葉青慌忙疊起火摺，點着了薰香。把薰香放在了李映霞頭前，悄悄退了出來，閉門掩窗，藏在一旁。

好半晌，聽見李映霞打嚏，暗說行了，急急掩入，敞開門窗，放走了烟氣，公然點

上燈。李映霞果然人事不省，側臥床頭，面色轉爲蒼白。

柳葉青大悅，走近前，掀起被來。李映霞穿着緊身睡衣和睡鞋，俱是素色喪服，然而越顯得雅素。柳葉青彎下腰來，伸手把李映霞的腮摸了一下，她不動；又拉起她的手來，她還是不動。柳葉青探衣摸她的胸口，胸口微微跳動。柳葉青放心大胆，雙手伸下去，把李映霞一抱，輕輕叫了一聲，又試着親她的腮。李映霞如死人一樣，任人擺佈，昏迷不省。柳葉青立刻解下搭包，又用床上的被單，把李映霞一包，然後用搭包把她繫指在自己的背後。

柳葉青此時也禁不住心跳，她要劫持李映霞，強行求婚。她的非非之想居然做出來，而且做下去了。

她立刻揩好了她的俘虜，吹熄了燈，如飛輕步下樓。

她走到庭院，要翻牆跳出去；她發覺她的氣力不支，她的功夫攔下了，力不從心了。現在只有一法，開街門逕直出去；却忘了院中還有一個大行家——蕭承澤。

剛剛走到大門洞，剛剛拔開門門，突然聽側面低聲斷喝：「呔，站住！」

柳葉青忘其所以，霍地倒轉身，拔劍一揮，磕磕的一响，旁邊黑影哼了一聲，往後驟退。柳葉青如飛的逃出去，蹣跚的一下。肩頭熱辣辣的奇疼，似乎中了暗器。她不顧一切，順大街一抹地搶奔楊府。

她身上措負了一件重物。

後面人影退下去，又趕上來，依然喝阻：「呔！賊子，把東西放下！」

柳葉青突然省悟，追來的是熟人，是蕭大哥。她忙往暗隅退藏，然後出聲叫道：「念短，念短，並肩子，過來搭話。」

蕭承澤揮門栓，如飛搶到跟前，口中叫道：「呔，你到底甚麼人？拿的甚麼？」柳葉青很懷喪的叫道：「蕭大哥，快不要動手，是我！」

「你是誰？呔，你你你可是二弟妹，柳葉青？」

「正是我！」

兩人湊在一塊，蕭承澤頭上直冒熱汗，說道：「好弟妹，你把我嚇殺了！若不是退得快，我差點叫你剝了，你那是措的甚麼？」

柳葉青從肩頭拔下一枝袖箭來，輕笑道：「我也差點叫你射死。」

「哎呀，對不住。我說弟妹，三更半夜，你到底是在幹甚麼？」

柳葉青格的一笑道：「我麼，我是來接映霞妹妹，到舍下住一天，我跟她講幾句私心話。」

「映霞妹妹？她在那裏？」

「她這不是在我背上呢。」

「唔！大妹妹，你可是，怎麼不言語了？噢，噢，弟妹，你這是……綁票，強逼親事，怕使不得罷？」蕭承澤迫近了細看，完全猜出來了。

「好，蕭大哥，您就不用管了，您就快回去，關門睡覺去罷。你那李大兄弟不知驚醒了沒有，你費心替我開解開解。我揹着一個大活人，不能多耽誤，有甚麼事，咱們明天再見罷。」

柳葉青揹負着昏迷不醒的李映霞，拔步就走。蕭承澤目瞪口呆，望着她的背影。忽然想到一層顧慮，急忙跑回去，門上門，跳牆出來，緊緊綴在柳葉青後面，暗作掩護。直等到柳葉青來到楊宅，平安進院，蕭承澤方才咧着嘴回轉李家。他已然證實了一件事，柳葉青此番舉動，是偷着幹的，裏面沒有楊華，楊華不會出頭。

那江東女俠柳葉青，累了一身汗，方把李映霞揹到己屋，放在自己的床上。她略作喘息，先把自己的傷口紮治好了，立刻動手替李映霞緩去結束，脫却小衣，用被給覆在身上。李映霞皓如白玉的肢體，被柳葉青剝脫得整個裸露。然後柳葉青笑吟吟的，到書房去叫楊華。

玉簾杆楊華大驚，連說：「你胡鬧，你太胡鬧，這可了不得！」

「但是我已經做了。不這樣，她永遠嫁不到咱們家來。」柳葉青一臉得意的笑容，拖着楊華，叫他過去看看。」

楊華滿臉通紅，堅決不去。架不住柳葉青的強勸，楊華只得跟隨柳葉青來到寢室外間，探頭看了看，坐在外面。

柳葉青便一個人走進去，把燈剔亮，緊跟着她自己已解衣登榻，和李映霞共枕同

床。輕輕的偎抱着，低低的叫道：「霞妹妹，霞妹妹！」

霞妹妹兀自難醒，柳葉青才曉得她是這樣弱，禁不住薰香；忙又輕輕叫道：「喂，仲英，你給我斟點涼茶來。」

楊華枯坐不動，心中怦怦亂跳。

柳葉青連叫不應，賭氣走下地來，抱怨道：「我特意指來一個睡美人，要交給你，你倒裝起魯男子來了！你太沒良心，對不住我！」

楊華咳了一聲，道：「你這惡作劇，作得太過火了，恐怕後患不堪設想。」

「獸子，甚麼後患，沒出閣的姑娘就是隔着一層紙，你把這層紙給她揭破了，她再也繃不起來了。她不是不愛你，你也不是不愛她，依我說，你趁早過來。咱們一床聯三好，看她還推託不？」

楊華忸怩道：「那可萬使不得！」又低聲央告道：「你別瞎鬧了，這不是鬧着玩的！」

柳葉青怒道：「你不肯愛她，我可愛她去了！」說着嘆嗤一笑，斟了一杯冷茶，搗開牙關，給李映霞灌下去。隨後登床，緊緊偎住了映霞，等她蘇醒。

李映霞昏昏沉沉，眸子漸漸轉動，仍然睜不開。肢體被柳葉青擁抱着，使得她陷入離奇的夢境，恍惚又是那天在淮安府，望斷途窮，潛出自縊，教楊華解救下來，被擁在懷的情景。她迷離中竟喃喃低叫：「華哥，去你罷！今生無望，我和你期待來生！」陡

覺夢中情郎，在耳畔安慰自己道：「霞妹妹，我們今生有盼望，我們離不開了！」而且唇腮相就，這樣溫存着。

李映霞終是處女，不禁嬌羞支拒，手腕又被人握住，驀地着急，睜開了雙眸。一個粉面紅唇，正對着自己，相距不過咫尺。

哦，這是柳葉青，不知怎的夢魂顛倒，夢中情郎不見了，眼前的情敵突然出現，正和自己並枕相偎抱。李映霞不勝惶恐，猶疑是夢，扶枕待起，被這情敵按住了，而且親親熱熱的叫着自己：「霞妹妹醒轉來，霞妹妹醒轉來，你瞧你在那裏了？」

李映霞陡然吃驚，驟轉清醒，——置身處這不是柳葉青夫婦的寢室麼？

她惶然失措，忽又覺到；自己周身赤裸。她不由失聲驚叫，用錦被緊緊裹身體，又用力要推開柳葉青。柯柯的說：「這，這是在那裏？這是怎的？」

柳葉青格的一聲巧笑，重纏住李映霞，婉聲說：「好妹妹，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了。我一定求你下嫁，我把你撈來了，你現在就睡在我們夫婦的床上。好妹妹，你是我了。咱們是一根紅繩纏兩個螞蚱，跑不了你，也跑不了我。你再不要推託了，咱們在這床上睡了一個更次了。」隨說，隨像扭股糖似的把李映霞軟軟纏住。

李映霞渾身酥軟，沒抓沒撓，一籌莫展，完全失去了抵抗。

李映霞嚶嚶的啜泣起來。柳葉青無可奈何，跪在她面前，款語央求，許了好多願，又痛切自責：「好妹妹」叫了萬千。歸結到底，還是堅求她下嫁，誓結並蒂蓮。柳葉青

三番兩次叫楊華，楊華不肯進內。

一夜晚景，私語達旦。——玉旛杆楊華在外間屋，就也這麼枯坐達旦。私談者囁囁不倦，他這竊聽者也慙慙無倦。

趕到清晨，柳葉青瞞着婆母，把李映霞偷送回高樓，又再三叮嚀了許多話。李映霞只有飲泣，更無別言。可是她緊蹙的雙眉漸漸舒展開了，好比執着一個「不解之結」，縱然悵悵如有所失，此刻到底拆開了，又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。

於是隔過了幾天，楊太夫人「舊事重提」，把李映霞接來。李映霞斂眉含羞，低聲答應了幾句話：「我只能服侍伯母來！」她的終身就這樣定局了。

光陰過得很快，轉眼兩三個月；在李映霞和玉旛杆的婚禮隆重籌辦的時候，李步雲公子的岳家，突然把他的未婚妻送來了。岳家樊鄉紳原跟李府是通家至好，不因李家淪落而悔婚，樊鄉紳親自攜女尋來，還帶着嫁粧。李公子不能再拒，——於是步雲映霞兄妹倆一娶一嫁，同時成婚。

在會新親的筵間，蕭承澤喝得大醉，替李步雲提到了報親仇，殺二計的大事。鐵蓮子和玉旛杆楊華，義不容辭，都慨然應允。李映霞兄妹感激之餘，倒不禁愴然了。自然這件大事也在將來佈置，當下，新親舊親舉杯相勸，盡歡而散。

(全書終)